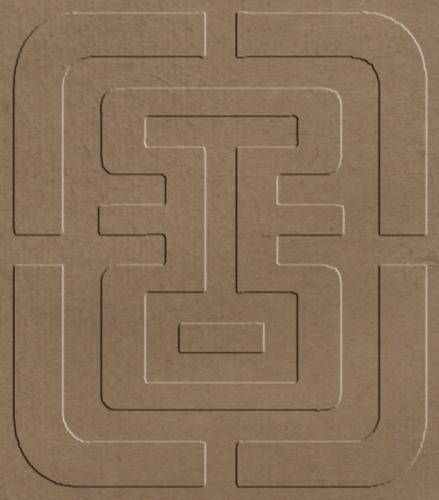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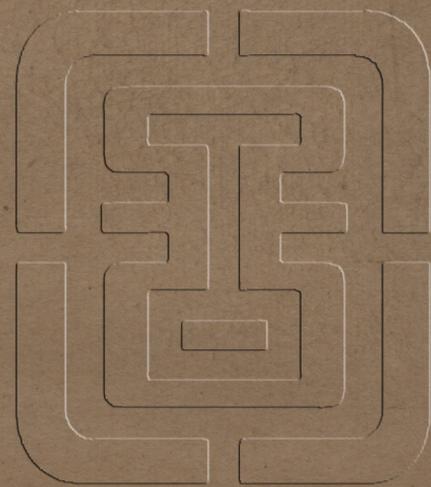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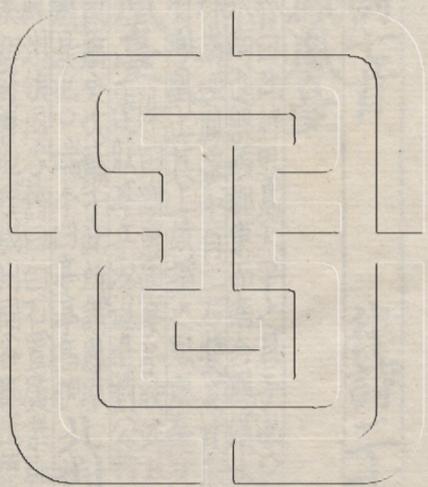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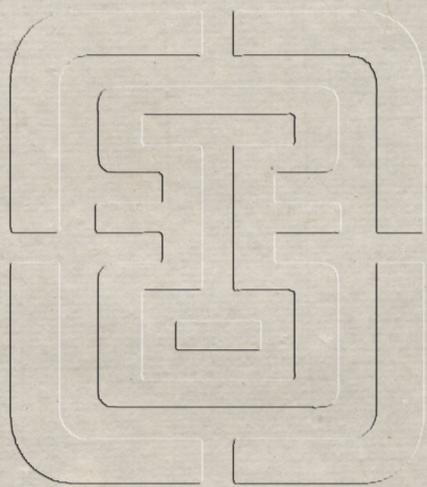


594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三

鳥

古詩七首

鳳凰臺

律詩二十五首

曾曰此詩思見太平之君子也○鄭曰鄴道元水經云水南逕繁頭郡東而南合鳳溪水水上乘蜀水於廣業郡南逕鳳溪中有二石雙高其形若闕漢時有鳳凰止其上故謂之鳳凰臺此去郡三里

鳳凰臺

達狀亭亭以迢迢劉公幹亭亭山上松○師曰乃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于此所謂鳳凰臺上意吹簫是也○端本曰亭亭高狹

後周改曰鳳州鎮同谷舊曰白石置廣業郡西魏改曰同谷後周置康州大業初發導地理成州同谷郡武德元年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元年州廢西魏繁頭郡亦唐興州之長舉縣也

北對西康州

西伯

今寂寞鳳聲

亦悠悠
鳴于岐岳而興王道自文王既沒鳳聲亦息而不聞是

詩寓意傷當世賢者不准蓋鳳之為物
有道德則見無道德則隱喻賢者出處之道
山峻路絕蹤石林氣

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飢寒日

啾啾我能剖心出蘇曰孔都諫靈帝帝不納都曰臣能剖出此心後世名莊子比干剖心飲啄

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烟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

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夢符曰春秋元命苞周成王時大治鳳皇來舞

於庭成王乃從琴而歌鳳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方以感靈又瑞應圖曰鳳王者之嘉瑞

字如舉意八極周自天街瑞云圖一圖飛下十二樓十州

石室也韻文曰司馬容光等臨觀鳳以垂鴻猷蒼舒曰古按山

德翼文曰禮背文曰義齊文曰仁勝文曰信再光中興業一

○薄曰鴻猷文前也鳳來鴻猷所以表大道

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羣盜何淹留洙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

食非體泉不飲五靈王者之嘉瑞○師曰此甫所以感鳳而思見賢人以致治平之功也

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楚曰此篇是託興君

乃以為與矣韻書云嗷嗷眾口林也詩哀鳴嗷嗷側身長顧

求其羣翅垂口噤心其勞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取

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時亂

離日父賢者思引其類有為而不可得者也○師曰鳳以喻君子時甫困於荆衡不得其志故云翅垂口噤心其勞黃雀喻細民也

時兵與之際小民尤困於征役甫欲引其類以進澤及下民而為小人之所嫉故鴟梟相怒號

杜鵑

華陽風俗錄烏有杜鵑者其大如鵠而羽烏聲哀而吻

有血土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者則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與農事識者謂此詩上四句非詩乃題下甫自注爾後人誤寫○蘇曰或者謂前

四句非詩也蓋甫於題下自記杜鵑事後人誤寫之耳
或曰正古之謠語豈復以韻為限耶按博物志杜鵑生
子寄之它巢百鳥為飼之且禽鳥之微猶知有尊故子
美云重是古帝魂文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幾當時之
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天寶已後天步多棘刺
史不能致節於君者可得而考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
而實致職以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目其不度王命特
固以自玩擅軍旅絕貢賦以自固者如杜克讓之在梓
州為朝廷西顧之憂是東川無杜鵑耳密萬雲安刺史
微不可考其尊君者為有也懷貳自固者為無也不在
夫杜鵑真
有無也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蘇曰上林苑香木參天松篁陰合瑰禽奇有竹一項餘

喬木上參天蘇曰上林苑香木參天松篁陰合瑰禽奇杜鵑

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趙曰鮑

難云中有一鳥名杜鵑云是古時蜀帝魂公所用蓋出於此也至若此篇常再拜而重之不能拜而淚下則尊君之意前人所不到

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噴作喧仍為餒其子蘇曰世

養子於百鳥巢百鳥禮若奉至尊蘇曰成都記曰杜字亦曰

共養其子而不敢犯禮若奉至尊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

時荆州人嘗憂死其尸併流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

以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人遭洪水開明為壅通流有大功

望帝因其位禪焉後望帝及其庫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

又云子規深春乃有聲低且怨與比之思歸樂都不同也洛京東

西多此鳥人以爲子規者誠長矣又云字權位子開明升西山隱

焉時適三月子規鳥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

跪乳識序又知恩蘇曰管羊枯鴈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

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妖仁者親之不鳴殺之不勞類死義者羔飲
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詳故以爲賢○趙曰謂成行
謂之雁序也聖賢吾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
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
下如迸泉蘇曰古詩幾世亂而不能明臣之義者禽鳥之不若

泉○余曰百斛明珠云南都王韻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
李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韻伯謂西
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所
自我昔遊錦城為首句韻伯誤矣蓋子美詩備諸家駢非必率合
程度倘偏者然也且篇句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
原予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
與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飼之胡江東所謂杜于曾
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知有舊故子美詩
云重是古帝魂又禮若奉至尊子美蓋發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
若也自唐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不能致節於君者可得而考
嚴武在蜀雖橫劍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受王
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孫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
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浩兀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及其尊君者為
有也懷貳者為無也不在於浩兀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及其尊君者為
杜鵑聲頌而急乃始疑子美詩或遺紙上語又云子美不進疊用
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為詩僕所見如此韻伯博學強
辨殆必有以折衷之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鳥趙曰按蜀記者有姓名字號望

帝字死俗傳化為子規鳥一名鷓鴣蜀人聞子規鳥皆
曰望帝遂於鷓鴣字加杜姓謂之杜鵑又直謂之杜宇寄巢生子
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鷓鴣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
眼身羈扒業王氣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
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
帶羽翻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
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宋曰此詩注並在杜鵑詩內○趙曰
鮑昭行路難云中有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竟聲音哀苦鳴
不息羽毛憔悴以人髮飛走樹間冰蟲蟻皆憶往月天子尊念此
死生變化非常理心中懊愴不能言今公所謂哀痛口流血又有
摧殘之語及末句憶羣臣趨且云萬事反覆蓋出於此也○師曰
特綠山反陷兩京明皇西走幸蜀既失帝位奈何又弃骨肉而孤
寓他邦是時諸王公主皆為賊所翦滅豈非杜鵑化而以老鳥之
比乎觀此詩有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身羈扒萬事反覆何
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之語詳味其旨蓋為明皇感嘆者也杜鵑
蜀帝也國云身死怨而化為杜鵑鳥每生子寄百鳥之巢百鳥
之巢百鳥為之哺飼其子帝以四五月悲鳴流血染山花其色

勝紅號為杜鵑花然其聲哀怨者豈非苦訴國云而身摧殘變而為禽耶肅宗即位靈武不能即遣迎還明皇而使之爵孤在蜀明皇由是悵快不得意至於化去其亦不免於怨傷乎甫之言頗有深意

杜鵑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窺葉樹木中搶伴瞥揆雌隨雄鄭曰槍七羊切伴音羊毛衣慘黑貌憔悴眾鳥安肯相尊崇頽形不敢栖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穿皮啄朽梢欲秃苦饑始得食一虫誰言養鷄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以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數學傳遺風迺知變化不可窮豈思苦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宋曰此詩注並在杜鵑詩內

義鷄行

彥輔曰感鳥獸猶見義而動也

陰崖有蒼

宋曰

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噓

恣朝餐

一作之

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

制黃口無半存

蘇曰定遠侯過墮中至門燉煌氏老婦殄殆盡黃口亦無存者○趙曰陰崖出長油賦惟

歸鍾籠之奇生考于終南之陰崖朝食出苑辭齊瓊以朝食也黃口出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

其父從西

上按孤影

鄭曰按練結

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鷄痛憤寄所宣斗

鱗脫遠枝巨額拚老拳

時可田在勃與李陽隣居爭區麻池日相毆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語引陽

增蹬宋曰海賦踏短草辭蛇

老拳脚亦飽孤毒手

臂笑曰孤柱日厭場

短草辭蛇

高堂得增蹬

宋曰海賦踏

短草辭蛇

涎折尾能一掉

宋曰江賦揚鬣鬚掉

飽腸已皆穿生雖減

衆雛死亦垂千生

宋曰江賦揚鬣鬚掉

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執鷄

鳥最難心惘然洙曰孔融云鷦鳥累功成失所往用

捨何其賢近經滴水涓此事樵夫傳飄蕭鬢素髮洙曰

潘安仁班鬢髮以垂頰承弁素髮飄以垂頰凜欲衝儒冠洙曰欲一作列盧子人

生許與分亦在顧眄間聊為義鷓行永激壯士肝蘇

陸遜時政論曰不以典刑善陸遜時政論曰不以典刑善

呀鷓行鄭曰呀

病鷓卑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

身過鴈歸鷓錯回首緊腦雄姿迷所向踈翮稀毛不

可狀強神迷復皂鷓前俊材早在蒼鷓上風濤颯颯

寒山陰能罷欲執龍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

血非其心

王兵馬使二角鷹

悲臺蕭瑟石龍從洙曰潘岳西征賦龍從通注龍從高大

哀壑秋材浩呼油鄭曰秋初牙切中有萬里之長江夢

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修曰曰楊

二鷹猛腦條徐隊洙曰

目如怒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孩虎野

羊俱辟易鄭曰上音壁下音亦洙曰救唐書裴旻射虎一日

之殆矣旻怒馬赴之果有一小虎伏地而吼旻馬辟易弓天墜地

師古注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師古注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

鞞上鋒稜十二翻鄭曰鞞苦侯二

本處舊注引張旻射虎事誤矣

切○沐曰鮑明遠昔如講上鷹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崑

崑虞泉入馬蹄夢符曰右按楚辭囚靈元於虞淵注虞淵日所入也淵與泉同白羽曾肉

二後猊沐曰白羽箭也趙曰白羽箭也猊師子也○敢决豈

不與之齊荆南內人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沐曰翔云入翔雲

惡鳥飛飛啄金屋沐曰謂賊陷長安○蘇曰蒙居云安得

爾草開其羣驅出六合鳥獸分沐曰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也○趙曰啄金屋

言可憎之亞鳥啄富貴家之屋當得角鷹開破之江總曰黃鳥飛

飛有時度漢武帝曰河橋當以黃金至時公取其貴而用之耳

○師曰共臺哀望長江先言荆楚風景故述角鷹之所由出也龍

從高大貌叔姪不齊猶鷹有角亦若馬清肉較也始為奇特楊子

雲甘泉賦乘雲閣而上宮室曠大自然有紅紫之氣此云軒翠葉

亦謂青油幕下軒揚其翠葉也杜田公軒是氣理或不然王兵

馬與徐侯遜皆賴內公益將故子美以二鷹猛鷗况之愁胡謂恩

胡地碎易退却不自惜言不保其性命講以皮謂其臂也安西

都護府崑崙虞泉皆在西白羽乃箭名三後猊喻西域三都王公

起于安西嘗擒西域胡酋其敢突類似是鷹故美之金屋謂天子

共黃金闕也惡鳥喻史思明殘黨猶臨長安故子美欲得王公驅其

羣以清六合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

而不雜糅故曰鳥獸分巢食母之鳥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

取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亡鷹恐臘後

春生羣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

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趙曰此專詠鷹如雲之飛如玉之立皆言

其白至清秋之尺則序所謂臘後春生羣

能避暖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千人何

事網羅求趙曰序云羅者一生自獵知無敵趙曰雁馬所以

野雁馬故云自獵使信詩云百中爭能耻下鞬沐曰史涇籍傳

野鷹能自獵江鷗解獨漁鵬礙九天須却避趙曰

觀訛太守桓莫署趙勒為督郵貪令自去虞數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鞬命中

孔氏志曰楚文王雅好田獵有一人獻一雁鳥曰非王雁鳥之鳴也而
雲際有一物疑翔飄飄鮮白而不辨其形雁鳥見之於是疎翻而外
直聳若飛電須臾物墮如雪血灑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墜地而死度
其兩翅廣數十里眾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鵬
焉故為鷹所制又
王乃厚賞獻者
死者有三空出今
為君一空出矣

鬼經三窟莫深憂

諺曰鵬事見葉子焉
設曰狡兔所以免於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

洙曰元命司爰光
為鷹也趙曰此方

之極也北方肅殺之
氣故鷹多生於此

正翻博風超紫塞

趙曰紫約古公注
曰秦所築長城土

色皆紫漢
塞亦然

玄之又幾夜宿陽臺

趙曰善本你玄舊作方玄非
也字出梁元帝纂要冬日玄

春鷹同

虞羅自各虛施巧

洙曰隋魏彥深雁馬賦可虞
者之多端軍旗羅以羈束

春鷹同

歸必見猜

趙曰此序所謂獵後春生
鶩飛游暖文云與鴈同歸

萬里寒空祗一日金

眸玉爪不凡材

洙曰鴈門有茶壩城
草皆紫色故曰茶壩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

未曰遠
行曰邁

旅次展崩迫

趙曰易旅卦有旅即次
任彥昇辭奪札啓云不

任崩迫
之情

愈風傳烏雞

洙曰本草以
烏雞雞治風

秋知方漫喫

趙曰春如
可以抱六有

而秋知充
食而已

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翻駢翹製不禁喧呼

山腰宅課奴殺青竹

洙曰楚人以火炙竹去其
汗謂之殺青欲其耐久也

終日憎赤

憤

洙曰赤憤雞之有冠○趙曰小說載空宅有怪或
居之中夜有赤憤而來問其怪類答曰老雞雞也

踏藉盤

按翻塞蹊使之隔墻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

來歸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內令人不得擲稀間可

突過甯爪還活席我寬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

長幼自此均勅敵籠柵念有脩近身見

洙曰一
作知

損益

風雨晨

洙曰風雨晦明
不亂其鳴也

亂離減憂感

洙曰雞鳴之詩序詩
者以為亂世則思君

子子美之減憂 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改其度也 倚賴
窮歲晏撥煩去一作皮 冰釋趙曰莊子漢若水將釋 未似尸鄉翁
拘留里蓋阡陌朱曰祝雞翁居尸鄉山下養雞百餘董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販雞及賣子見列仙傳

縛雞行蘇曰縛伏約切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
蟻不知雞賣還遭首蘇曰杜棕注 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

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蘇曰杜棕注目寒水極首

思歸梁歌終日倚山閣望遠水悠然自樂後隄天台山不知所之○是日人之得失如雞如虫又且相切何時而了乎至於注目寒江倚山閣則所思深矣近世惟黃魯直達此詩之旨其書酬此寺書堂云小點大癡蟾娘捕蟬有餘不足變於蚊退食歸來此雞愛一江風月款漁艇可與言詩者當自解也○師曰愛虫則害雞愛雞則害虫利害得失要在權其輕重而為之除寇則勞民愛民則養寇其理亦猶是也與其養寇孰若勞民與其食虫孰若存雞

雞

紀德名標五朱曰田饒曰夫雞戴冠文也足持距武也見敵而

德君猶直而食之其所由來近矣 初鳴度必三朱曰禮文王世子雞初鳴衣服至夜門○蘇曰雞忽未曉而必

三唱古詩云 遠村雞朱曰 殊方聽有異朱曰晉祖妙與劉琨同寢中夜聞

次曉無慙朱曰詩雞鳴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後漢廉門失守開

異於中原之它日則以雞失鳴之次而天既曉矣 問俗人情

似充包爾董堪朱曰禮充君之苞○蘇曰梁繪兒羣 氣交

亭育際趙曰梁劉孝綽詩 巫峽漏司南

歸燕朱曰此詩公託意以自喻也自東樓下皆有所感

不獨避霜雪其如倚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

朱曰言四時迭運自得其序而春色豈相訪眾鷦還識機
以炎涼往來者乃燕之自知爾
故巢儻未毀會傍主人飛鄭曰傍去聲○師曰此詩公託
意以自况也避霜雪言避亂也
四時迭運自有炎涼公之去就非
若俗燕之奔競也故巢喻故鄉

燕字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朱曰見銜泥
附炎熱注舊

入故園嘗識主如今杜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朱

一作室朱曰古詩思為雙
飛燕銜泥巢君至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

還起去穿花落水盡帶巾

雙燕

旅食驚雙燕朱曰一作
雙飛燕銜泥入此堂朱曰魏文帝書旅
食南館古詩思為

雙飛燕銜泥應同避燥濕夢符曰右按春秋左氏傳子罕曰吾
泥巢君堂

且復過炎冷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趙曰梁吳均燕
詩問余來何遲
山川幾舒直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趙曰言當秋而身於天
地之間存在亦如燕捨
此而去○禹稱曰此詩
子美托物以見已意

鸚鵡魯曰一二五翻羽
注首是柳衡賦

鸚鵡含秋思聰明憶別離朱曰柳衡賦性辯慧而能言才
聰明以識機○趙曰憶別則眷

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翠松渾短盡紅笥朱曰開以織機○趙曰樹趾丹紫
綠太翠松○趙

將不密以致危也未有開籠日朱曰開以彫籠前羽其翅羽
鷦鷯賦鷦鷯意而入籠空

殘宿舊枝朱曰想昆山之高
峻思嶽林之故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朱曰魚同殊於毛
羽故殊智而異心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

洙曰子規杜鵑也公有杜鵑行云浩萬無杜鵑至安有眇眇春
杜鵑此可見矣○蘇曰非親到其地不知此詩之主也
風見蕭蕭夜色凄趙曰於春風之中眇眇見之也客愁那聽此故作傍
人低趙曰一作故傍人低非是蓋已言愁不應更言低人也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眾語整期豈多身
花密藏難見洙曰一云難相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

側有讒人鮑曰王直方詩話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令反舌有聲讒人在側乃解老杜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按周書月令乃周公時制也百舌之為反舌則瀉烈時則訓仲夏注朝野僉載百舌春轉夏止唯食蚯蚓正月驟開嘴出而來十月蛻藏而往○蒼舒曰右按呂氏春秋反舌有聲佞人在仄○十朋曰反舌鳥能反復其舌隨百鳥之鳴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洙曰一老翁作象

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洙曰一暮波濤中洙曰此杜作日

鱗介腥膻素米食終日忍飢西復東魯門鷄鴉亦踰

踰聞道如今猶避風洙曰見八哀詩鄭虔詩注○師曰黃鵠似老翁傷衰暮也故畦遺穗已蕩盡傷家鄉為寇焚蕩也波濤以喻患難鱗介腥膻素不食言已不食不義之祿也鷄鴉海鳥止於魯東門為避風也喻甫亂依夔州

歸鴈二首

萬里衡陽鴈今年又北歸洙曰應德璉詩朝鴈鳴雲中音響皆一向哀問子遊何鄉載翼正

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洙曰見雖無南過

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無浪語洙曰見雖無南過

愁寂故山薇

再吟

欲雪違胡地

洙曰謝靈運詩季秋邊朔苦旅馬違霜雪又數二雲中馬鳴舉自委羽求涼弱水涓違寒長沙渚

先花別楚雲

洙曰月令馬北御管子曰馬秋北春南言其避寒也楚南也故曰先花別楚雲

渭影高起洞庭羣

洙曰史盈引虛弓而馬落

傷弓流洛羽

洙曰史盈引虛弓而馬落

行斷不堪

洙曰謝靈運

歸鴈

聞道今春鴈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趙曰漲海海名也避

雪到羅浮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秋年年霜露隔不

過五湖秋

趙曰五湖霜雪之多馬之不再故隔而秋不過也

孤鴈

彥輔曰一云後飛鴈公值喪亂羈旅南土而見於詩者志嘗在於御井故託意於孤鴈也末章幾不

知我而說說者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

洙曰一飲聲

誰憐一片影

相失萬重雲

師曰鮑當孤鴈詩云更無聲按緒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子美有不飲啄念羣之語孤之中乃

野鷗魚意緒鳴噪自紛紛

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

歸鴈

春

洙曰一作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

向北飛

師曰南客君万里外親鴈北飛傷已未有歸期曾鴈之不若也

官池春鴈二首

自古稻梁多不足至今鷓鴣亂為羣且休悵望看春

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師曰鴈有序喻兄弟寇亂諸弟離散有阻隔故云歸飛隔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空論尚有霜洙曰蕪城賦北走紫塞鴈門謝靈運

詩季秋邊朔苦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增繳絕須防符

飛馬連霜雪 曰右按文選班固兩都賦撫鴻量節矰繳師曰矰繳言以繩繫矢而射之

舟前小鵝兒 共角官池作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喚船逼無行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曾城暮狐狸奈若何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亭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應迴

首 洙曰見鳳沼接耳欄注○趙曰公以自與也首勗罷中書今為尚書人賀之乃曰奪我鳳凰池何賀我耶 為報籠

隨王右軍 洙曰見鵝書義之墨注○師曰房相蕭宗以兵敗陳陶責為房州刺史今漢州城西池乃瑋所鑿王羲之性

愛鵝道士常以鵝易其字

鷓鴣 彦輔曰臨海異物志鷓鴣水鳥毛有五色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

六翮曾經剪 夢符曰右按韓詩外傳曰鴻舉千里特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

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以滯莫辭勞 洙曰宋謝

為加下 惠連鷓鴣堆羽翮翩翩又云死鷓鴣畜於籠樊

花鴨

花鴨無泥滓塔前 洙曰一作中庭 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

太分明 洙曰諸葛謂張溫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不覺羣心妬休牽眾眼

驚稻梁露 洙曰一作知 汝在作意莫先鳴

鷓鴣

江浦寒鷓戲無它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

雪暗還須落 洙曰一作浴 風生一任飄 趙曰鷓鴣性耐寒南越志曰常以三月風至乃還

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獸

古詩八首

律詩七首

遣興二首

同作五首三首見懷古門

天用莫如龍

漢食真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有時擊扶桑

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經于闕泉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轡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注扶桑東方之野六轡即六龍也

神人更長

蘇曰元特中海岸有神人身怒湧各驚漂蕩

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

勿復道

蘇曰樊又中原已有真宰主此英雄徒自爭強

真宰意茫茫

蘇曰老子有真宰足以致萬物

趙曰易曰壯馬地類行地無疆

故云地用良者良馬也苟無良

馬何以記

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渥洼種

見前注○趙曰追風秦始皇七馬之一名渥洼種見漢武帝元鼎四年有神馬出於渥洼之中

蘇曰毛邵見齊珎曰是兒乃渥洼

種其骨白與驚駭不羣風神自異

不雜蹄鬣間道遙有能

事

洪曰莊子馬蹄蹄

沙苑行

君不見左輔白沙白如水綠以周牆百餘里

鄭曰繚力馬切○洪曰前漢京兆尹左馮翊方扶風謂之三輔藩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

馮翊出治高陵鞏固西都賦西郊有上園禁苑繚以周牆四百餘里其中乃有大宛之馬百官公卿表注馮翊也明左也三輔故事曰上林車綿四百餘里張平子

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

稱獻於此

洪曰前漢禮樂志天馬歌本紀不載惟元鼎四年秋馬生渥

注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注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
時遭刑也田燧焜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
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鞞於水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
鞞以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窟曲之
鞞師古曰溼音揮注音於佳及西域傳死列邑七十餘城多善馬
馬汗血言其先大馬子也天馬歌曰赤汗流滿神異經大宛
馬蹄如汗腕可握日行千里至
苑中駃北三千匹 注曰定之
日中汗血乘者當以緝紫纒頭
三千毛氏馬七尺曰駃駃馬壯馬也西域傳張騫為漢武言宛多
善馬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
宛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唐貞觀初僅有牧壯三千匹從赤
岸澤徙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大僕卿張萬歲勾當舉牧麟德間至
七十萬六十四風俗通曰馬一匹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
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
說馬死賣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束馬束
帛帛為疋與馬之相匹耳韓詩外傳吳門馬如疋練 **豐草**
青青寒不死 注曰俱淇露斯在被豐草古詩青
青河畔草漢童謠千里草何青青 **食之豪健**
西域無 鄭曰食音鞞○注曰西域大宛國馬嗜苜蓿周王褒謝
馬啓邊城無草○趙曰寒時草當死而沙苑之地宜草
雖寒而不死以之食馬則豪健維西 **每歲攻駒冠邊鄙** 注曰
城出馬之地亦無此豪健也舊注非

作牧周禮夏官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持教駃攻駒
注攻駒乘其蹄鬻者閑之又校人春執駒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
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駃玄謂執駒也春通注之時駒
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也月令仲夏須馬政注駃攻駒之
類也 **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既皆雲屯** 注曰矯矯虎臣
入苑門西域傳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盈於黃門漢有駃駒囊
泉駒駃丞華五監各有長丞文又有未央承華駒駃龍馬駃駃大
駃六駃皆有令漢苑三十六所在邊劉表傳雲 **驕驕一骨獨**
也其馬虞子陽雲也七萃士陸機胡馬如雲也 **當御** 鄭曰息
下有息下色莊切○注曰左傳定三年唐成公如楚
常子常歸唐侯馬駃曰驕驕馬也馬以 **春秋二時歸至尊** 注
之異張景陽七命云駃駃唐公之驕驕 **春秋二時歸至尊** 注
會莊公新作延廐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中分也春分出之
秋分內之○趙曰虎目所掌之馬雖多而其中惟驕驕一種之骨
充御故一年之中春秋兩次進之舊注引月禮曰 **至尊內外馬**
中而出日中而入注春分出之秋分入之非是 **逸羣絕足信**
及意伏櫪在烟空大存 注曰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四十三
志在千里詩魯頌駃駃馬在烟之野○趙曰 **逸羣絕足信**
言權中烟外空大存之而不如驕驕之駿異也

殊傑珠曰顏延年賦伊逸倫之妙足又別章越羣蜀志關羽傳

馬書曰此馬善中國維統馬其如此絕個儻權奇難具論

足亦少曹毗馬射賦何逸羣之奇駿個儻權奇難具論

上他○下他切反不羈也○宋曰營樂志疊疊追阜藏奔突

鄭曰唯往往坡陀縱超越

都回切往往坡陀縱超越

丹有超越○趙曰言少苑之地其高者早則馬之奔突可藏其

稍峻則坡陀則馬能超越以美馬之適性且材健也文選凌邁超

越角壯翻同麋鹿遊

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以鹿者有千金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

何也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今如子雖辨智亦不為真人用吾

是以不相也梁有吾語以鹿將含笑孟子浮深歎湯齏蠱窟

曰與鹿豕遊伍被傳見麋鹿遊姑蘇臺浮深歎湯齏蠱窟

朱曰龐公傳栖齏蠱窟於深淵之下○師曰此齏用寓意於祿山

而為之若曰再家諸將為不少玄宗皆以凡材視之獨以兵權委

之祿山其見寵貴故云驪驪一骨獨見鉅終使祿山難制奔泉

突超越一旦反於沔陽河北為之震蕩豈非激蕩龍蠱窟乎泉

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師曰甫以馬比祿山又以魚比史思明

蓋思明乃祿山將相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

繼而叛故再託意焉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

神珠曰夏官馬箠禁原蓋者注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蓋書蓋為

蓋者為傷馬勳顏延年賦稟靈月驅烟雲蟠此○趙曰龍或魚所

化或馬竹為故異物同精氣也出易精氣為物舊注引屈原蓋事

是非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珠曰一作骸○鄭曰確兀如堵墻

看六印帶官字珠曰專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古時以

眾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剥落雜泥滓鄭曰乾居寒

瘦馬行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珠曰一作骸○鄭曰確兀如堵墻

看六印帶官字珠曰專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古時以

眾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剥落雜泥滓鄭曰乾居寒

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左廂驛細馬俱以龍形印印

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印

頭印右眾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剥落雜泥滓

切滓阻史切

○洙曰雜卦剝爛也物熟則剝落也

毛簪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

驪駒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既馬惆悵恐是病乘

黃洙曰乘黃署後漢大僕有未及既令魏改為乘黃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為名乘黃亦名飛黃背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直飛黃休早一云神黃當時歷塊誤一蹶鄭曰音敬

委奔非汝能周防芻曰王褒聖主得賢曰見人慘澹若

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為絆洙曰顏延年日暮

不收烏啄瘡洙曰不一作誰家且養願終惠顏曰馬賦願

終惠養陰本枝片更試明年春草長其才亦長於戰時帝命昭將

兵與賊戰陳壽稱儒者不知兵用春秋車戰法為賊所敗帝怒

斥堠為邠州刺史夫人之材各有所長瑄長於輔少用違所長是

以兵敗奈何一跌不復故唐史為之歎惜用此詩寓意於瑄之見

弃而朝廷寡恩莫之終惠甫欲再試用之以盡其所長斯可矣故

未章有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之句

驄馬行

李輔曰太常梁焯勅賜馬也

鄧公馬癖人共知

洙曰晉杜預耽思經籍為春秋傳解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

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曰臣有左傳

之時人謂為金埒濟善射馬性嘗乘一馬著連卓卓泥前有水絲

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鄧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也○趙曰馬乃梁焯受賜於君不可以予人初得花驄大

宛種鄭曰宛於表切○洙曰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嶠山上有

夙昔傳聞思一見希聲曰南史蕭摩牽來左右神皆竦

雄姿逸態何峭崿鄭由上自秋下暇汝切○洙曰顏延年賦

賦雄姿逸世顧影驕嘶自矜寵鄭曰先齊切○趙曰在人

然故使自隅目青瑩夾鏡懸洙曰顏延年賦徒觀其附筋樹

於寵也月又睨影高鳴將超中折西都賦林珉青瑩○趙曰張平

肉駿

硯礪連錢動

鄭曰硯馬環切礪力環切。硯曰爾雅青驥。今連錢駉也。梁元帝紫駉馬詩金絡飾連錢。

○蘇曰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駿如生項下。重胡側立。倒毛生肉。端蓄人云此肉駉也。乃知鄧公馳馬行肉駉。硯礪連錢動。毛似

朝來久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漢使壯士持千金請苑善馬。潘岳理筆華。赤汗微生白雲毛。鹿者直千金。又

軾王景玄長想馮華軒。江淹許史乘華軒。赤汗今觀見其然。血從前膊上孔中出。銀鞍却覆香

羅帕漢書書赤汗。東觀漢記曰。漢武帝歌天馬。羅帕。陳相孫登詩。落淚。西銀鞍。徐敬業。卿家舊賜公。

能取漢書書赤汗。東觀漢記曰。漢武帝歌天馬。能取。作有之。天既真龍此其亞。漢曰。周札凡馬八尺以上。乘蒼龍。趙曰。天既真龍乃天子所御之馬也。宋天子所賜不得。而有之以卿家舊物而能取。蓋非以勢迫之則以利誘之。百計中

之書洗須騰深滑深朝趨可刷幽并夜宋曰。顏延年賦。簡偉塞門。獻狀。矣。終闕曰。刷幽并。燕畫林荆楚。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

四蹄疾於鳥宋曰。晉曹毗馬射逸。羽不能企其足。顏延年云。天馬狀水。狀驚鳥。七命曰。驚紅陽之飛。燕驟唐公之

驩驩馬。勸曰。不與八駿俱先鳴。駿曰。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驩驩馬也。綠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霜。宋曰。春秋考異。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修曰。有雲雨而降。精此所以為神異瑞應。蓋曰龍馬者。河水之精。近聞下詔

喧都邑肯使駉驎地上行宋曰。晉曹毗馬射逸。羽不能企其足。顏延年云。天馬狀水。狀驚鳥。七命曰。驚紅陽之飛。燕驟唐公之

高都護駉馬行師曰。高適為哥舒翰掌書記。用嘗送。是為安西都護。其言豈不有徵。

安西都護胡青駉師曰。前漢鄭吉傳。吉為衛司馬。使護都善。遂并護車師。以西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古始焉。師古曰。並

然來向東師曰。顏延年。緒白馬賦。聲價隆振。又曰。欽登。躍以鳴。然來向東。驚漢禮樂志。太初四年。亦穴馬歌曰。天馬來。歷无草。

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唐安西。郡東。至烏。若。見。鎮。去。交。何。那。七。萬。里。西。隣。吐。蕃。西。連。疏。勒。去。七。百。里。北。拒。突。厥。聲。價。效。厥。貞。觀。中。初。置。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後。於。龜。茲。城。聲。價。效。

師曰。高適為哥舒翰掌書記。用嘗送。是為安西都護。其言豈不有徵。

師曰。前漢鄭吉傳。吉為衛司馬。使護都善。遂并護車師。以西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古始焉。師古曰。並

師曰。顏延年。緒白馬賦。聲價隆振。又曰。欽登。躍以鳴。然來向東。驚漢禮樂志。太初四年。亦穴馬歌曰。天馬來。歷无草。

徑千里循東道注馬從西而來東也。趙曰發音許勿反有所以吹起兒言馬致用之地在西而傳譽於東若吹而來也。

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趙曰臨陣成功指言高都護所御也。

成惠養隋所致。終惠養陰本枝子飄飄。作風。遠自流。

沙至。趙曰天馬歌天馬殊從西種沙九夷服。趙曰其至也遠自沙真天馬之種也。

伏櫪恩。府曰老櫪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梁武帝謝馬啓列伊伏櫪結懷恩傳。

猛氣猶思戰場。利鷹賦六維。猛氣又隋魏彥深賦資五方之猛氣。趙曰言雖之皂棧而林馬之本心故思奮於戰場。以為利曰師曰適年五十為書記十年出為都護甫常送以詩云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則知腕促適之罷都護年已老矣猶欲為國家立功故甫有是句也。

蹄高如踏鐵。趙曰腕欲促蹄欲高。交河幾蹴曾冰裂。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趙曰曾冰是冰名東方朔神異記裂神異經蹄之如汗腕可握。趙曰曾冰是冰名東方朔神異記曰北方有曾冰方里厚百丈。今公言交河西邊之地有曾積之水馬幾度蹴踏之而破裂舊引顏賦經玄蹄而奮散歷素支而冰裂。

非是蓋賦謂騎射耳。玄蹄素皮皆射帖名而奮散。五花散作雲。冰裂皆射帖之聲與馬踏冰裂之義豈相干乎。

滿身。孝祥曰西域傳大死國多善馬嶠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号天馬子。趙曰此言馬之貴如曰个个。

萬里方看汗流血。珠曰天馬歌躡容與世五。延年賦曰寶門沐緒汗溝走血應劭曰大宛馬汗沫流滿額。策曰汗交流白馬篇劍騎何翩翩長安王陵間。時可曰周穆王傳驪騮耳日馳三万里。趙曰長安壯兒不敢騎。趙曰以善曰汗血之姿非方里无以見。

長安壯兒不敢騎。趙曰以善獨能。走過擊電傾城知。鄭曰擊尺列切。珠曰沈休文詩曰童兒挽雷車李延年詩一顧傾入城。趙曰言馬之行如電卒匡皆知舊引傳玄詩童女擊電策童兒挽雷車非其義。來曰馬善行者追風逐電走過如擊電。蓋言疾也不敢騎畏其太疾。

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鄭曰橫音光。珠曰梁簡文帝紫駝馬詩青絲絡玉鞍。中興安史之難已平吐蕃不敢入寇故此馬老於絡頭无緣再出橫門南厭乱願治之心可見橫音光。

李鄴縣丈人胡馬行。鄭曰鄴扶古切扶風縣名。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

朱曰金牛地名。余曰昔秦欲伐蜀

无路通遺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真成金使蜀仰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繞通秦伐蜀取其因号所開之山曰金牛

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

朱曰漢水漢江也。在楚地方城。趙曰自矜

胡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

趙曰急難材如劉備之的驢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劉備表之追劉年之馬跳五丈淵以脫慕容垂之逼也

駘輩頭上銳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

梅曰黃伯仁龍馬頰曰耳

道時再清趙曰已收復東京矣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鬣

一作麟鬣。鄭白渠伊切馬鬣也。沈曰洛樂相馬經云鳳臆龍鬣言馬骨如鳳馬鬣如龍真良馬也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新添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疋數軍中須襄陽幕府天下

異主將儉省憂艱真祗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鬪求

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騮麟蕩盡一疋無龍媒真種

在帝都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

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顛顛衣冠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於身踈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七子盡府庫不為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狄羅網羣馬藉馬多氣用驅除出金帛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略滄溟空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兼翁花路傍摘九州兵革

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涕淚君不覺
老夫神內傷

秦州雜詩一首

同作二十首二首見手觀門餘見都邑門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

漢書初天子發易卜之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天馬

漢書初天子發易卜之曰神馬當

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天馬

一作山長聞說真龍種

漢書初天子發易卜之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天馬

唐入語以余為殘蓋言折余驢驘遺而不用於戰

唐成公如楚有兩驢驘唐入語以余為殘蓋言折余驢驘遺而不用於戰

哀鳴思戰鬪迫立向蒼蒼

玉腕騮

度衛公馬也

聞說荆南馬尚書

玉腕騮頓驟赤汗

漢歌天馬下露赤汗

躋顧長楸

曹子建名都篇走馬長楸間

胡虜三年入乾

坤一戰收

魏曰祿山襲緒之亂三軍之際遂勿收復斯舉鞭為一戰收矣

如有問欲伴習池遊

魏曰襄陽記湖山南習郁大魚池山李倫每臨此池飲輒大醉而歸常曰此我

高陽池也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去何處來至高陽也

房在曹胡馬詩

胡馬大宛名

鄭曰宛於姜切○漢伐大宛獲汗血馬

張耒曰馬以神氣清嘔

竹批雙耳峻

魏曰批篇米切○趙曰後魏賈思勰載相馬經

百欲銳而

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

秦觀曰空闊謂遠也

死生

蘇曰齊縵叔見張儀論議之夕回語子姪曰張儀抗腕真

劉寂之為寡容理

萬里可橫行

蘇曰劉章曰使我得三尺快刃立止靜兩川兵甲萬里亦可橫

馬試藝品驍驍

萬里可橫行

蘇曰劉章曰使我得三尺快刃立止靜兩川兵甲萬里亦可橫

可橫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

趙曰此暗使曰子夕事由子方出野且病馬明佈者對曰此故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為用故出放之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命束 毛骨豈殊眾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

動一沉吟

師曰此詩詩意人君始用其才終乎指弄而失之寡恩也

麋

鄭曰居復切

永與清溪別

蘇曰夷陵風俗記曰清溪山多麋麋

蒙將玉饌俱

珠曰爾雅曰麋大麋

茂毛狗尾梁王傷四言詩玉饌駢羅秦曰左太冲只

無才逐

仙隱

蘇曰九華隱翁不知何許人常驅一白鹿往來人莫識其姓名年紀漢武多召不起後與鹿同隱山不出○趙曰仙

家嘗乘鹿車也

不敢恨庖厨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

王元

行末安路聞有物鳴林中問樵者曰何聲曰鹿也鳴即死少頃果為獵人大獲元歎曰為爾之微聲已當禍樞不可免○趙曰言亂

世輕全生之物才聞鹿鳴之微聲則禍隨之矣

衣冠兼盜賊餐食用斯須

珠曰文十八年

傳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餐用斯須貪食為餐○趙曰言衣冠之人行如盜賊唯知餐餐而已故使人多害生物以充飽止在所須之間焉

猿

裊裊啼虛聲蕭蕭掛冷枝艱難入不免隱見爾如知

趙曰人生不免艱難矣然不知隱見之機若 慣習元從眾

父子莫相離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巢家聞若欬
珠曰又作挽一云共愛 為寄小如拳預晒愁胡面初謂見馬鞭許求聰惠者童

椎捧應癩

師曰小如拳言胡孫至小者為奇也初調見馬鞭言始調押之則用管捩如馬之見鞭而後行也

虫

律詩三首

促織

促織甚微細

宋曰促織秋虫也

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

夜相親

趙曰人多置牀下也

以客得無淚

蘇曰王粲久客避地對此景物豈得無淚故妻

難及長

宋曰女客故妻皆羈苦易感者

悲絲

宋曰與急管感激異天

真

宋曰絲管之感人不若虫声之自然也

師曰促織秋虫也常夜鳴其哀切故動人此虫常吟於草根夜入人床下使久客故妻皆羈苦易傷感者雖有悲絲急管不若此虫声也

幸因腐草出

宋曰月令腐草化為螢敢近太陽飛

螢火

幸因腐草出

宋曰月令腐草化為螢

敢近太陽飛

宋曰太陽之光固非螢火之可

近喻小有才而侵侮大德者

未足臨書卷特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

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師曰螢出於腐草喻小人起於

微賤而侵陵大德之士一日時請必蒙擯汗故云飄零何處歸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

趙曰言入於坐人之衣也忽發鳥

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

經花蕊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魚

律詩二首

黃魚

日見巴東峽

宋曰荆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

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大

洙曰韓愈又魚詩飼犬驗公朝○蒼舒曰古按隨國論江陵之人以魚飼犬○逸曰王充論衡云彭蠡之濱以魚飼犬長大

不容身筒甯相訟久洙曰筒甯捕魚器也○趙曰筒甯散布水中以繫網觀其反以為驗而隨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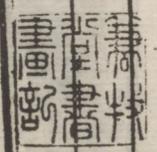
白小

白小羣分命洙曰物以羣分天然二十魚細微活水族風俗

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斤虛生成猶拾勿盡取

義何如洙曰西京賦獲胎拾卵蜚蜾盡取○趙曰微細所當有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三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之二十四

花草竹木

花

古詩律詩共十六首

早花

新添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
盈盈當雪香艷艷待香梅直若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花底

新添

紫萼扶千蕊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
此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蘇曰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衛玠在群

伍中有異所至看者如堵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號為壁人常乘白羊車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趙曰此全篇言落花



江上人家桃李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

引鄭曰勾古侯切。趙曰古樂所薄命篇云豔花勾引落。

風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困

癩旁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趙曰使信畫屏風詩水光連岸動劉孝儀渡吉陽州詩曰

果鼓揚風力赤憎輕薄遮入懷趙曰赤憎方言也公嘗云輕薄桃

渡莫難雞下五更之避珍重分明不來接朱曰一作折。蘇曰劉公幹

公子誰賞久之家云公幹問僕曰損花乎僕曰无但愛賞而已公

幹曰珍重輕薄子不來損折使老夫酒興不空也遂飲花下作放

歌行見玉堂別集濕久飛遲半欲高紫沙惹草細如毛蜜蜂

胡蝶生情任偷眼蜻蜓避百勞師曰是時甫在舟中觀江

花相映帶不勝喜樂因戲為新句以歌詠之雖眼前之事皆可樂

然猶有輕薄可憎者但惟務重謝之分明不來相接以至從物猶

能禁沙惹草聲聲尚生情性况人而不能無動情乎蜻蜓避百

勞百勞惡鳥恐為所害言人豈不如蜻蜓尚能全身遠害乎

江梅趙曰江邊之梅也如在嶺曰嶺梅在野曰野梅官

中所種曰官梅而後之李者凡見梅便謂之江梅

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最早客愁何

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

朱曰陸幾樂六府云山嶺對嵯峨潘安仁崇崗鬱嵯峨陸又云崇山鬱嵯峨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朱曰梁書何遜傳

曰梁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花盛開遜吟詠其下後

居洛思梅花再請其往從之抵揚州花方盛遜對花彷徨終日

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朱曰一作春幸不折

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朱曰一作春江邊一樹垂垂

發蘇曰吳防查梅賦照寒溪之艷艷帶冷雪之垂垂想子美雪

中見梅作也今梅花中用垂垂字但可雪中梅花即用之朝夕催人自白頭

江頭五詠彥輔曰王均有才名沈約重之約於郊居

寫之辭不加篇題約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

丁香

丁香艸柔弱乱結枝猶墊鄭曰都念切下也。尚書注墊弱也。細葉帶

浮毛踈花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厓近幽人占晚墮蘭

麝中休懷粉身念洙曰言丁香結實則墮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刺

紛紛桃李枝處處物能移如何貴此重洙曰一作絲如何貴重却

怕有人知

梔子

魯曰漢書曰梔菝園注梔支子也本草曰支子一名木丹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者梔子五株名山志曰橫石山多梔子齊謝朓有墻花梔子樹詩梁簡文帝有詠梔子花詩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洙曰蜀人取梔子色以染帛

與道氣傷和洙曰梔性絕令紅取風霜實洙曰實經霜則紅青看雨

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

伴經旬出飲獨空牀洙曰斛斯融吾酒徒行步歌危實怕春詩酒尚

稠花乱葦畏江濱洙曰畏作畏行步歌危實怕春詩酒尚

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春春光知有

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洙曰吳益記云少城張儀城。蒼舒曰右按左太冲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而

墨所舍賈商之淵則逐百里羅肆巨千賄貨山一百花高樓更

積繼麗星繁注少城小城也在城西市在其中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

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酒從遊李喚取佳人舞繡筵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无

主可愛深紅愛淺紅朱曰下愛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

舞自在嬌鶯恰恰啼蘇曰齊魯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

落嫩葉商量細細開朱曰葉

歎庭前甘菊花朱曰此詩發小人

簷前甘菊移時晚朱曰簷一作塔趙曰菊以青榮重陽不

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

多痕芳采擷細瑣升中堂鄭曰顯突結切擷取也朱曰

曰此詩孟判餘子綠綠皆得貴近言芳則非不謂之才也特細瑣

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朱曰古詩結

也過曰南史劉彥節子侯詩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趙

曰言枝葉長木如人文米之秀發而託根不得地反為風霜所理

也師曰甘谷名漢武帝西置甘涼瓜沙等州其谷產菊可以入

藥移晚謂失其時也足醉醒者人來泛菊而醉唯我無菊可泛但

醒而已錢花離開已無元味夫復何益此正与屈原不遇其時而

古詩律詩共三首

除草

朱曰去毒也蘇曰莠草蜀中謂之毛莠毛莠可畏觸之如蜂蠆治風疹以此草點之一身失去葉

昔紫者入葦
岐山莊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人阻脩洙曰言草之毒者不必生於阻脩之處雖平夷之地亦有之也○高

曰阻脩謂脩遠險阻之地其毒甚蜂蠆洙曰左傳猶蜂蠆有毒○蘇曰梁犇小人之言行甚於蜂蠆蜂蠆尚去小

人不可去故也○補曰蓋疥之上皆芒刺觸之能螫人也其多弥道周洙曰道周道兩傍也清晨

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朱曰霍光駱乘上內嚴

難曰馬援見諂佞輩如芒刺在眼中○師曰草喻小人彌道周喻君王之左右君子疾之如芒刺在眼求其去之之術焉

能待高秋霜雪一霑疑洙曰蕙葉亦難留師曰香以喻

焉能待高秋急於去小人也蕙葉香草以此荷鋤先童穉洙

君子今與蕙草同被喻政刑無辨毒惡莫分轉致水中

央晏曰禮雜人掌殺草有水火之化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

洙曰左傳蔓無使滋蔓敢使依舊立洙曰鮑明遠復得還舊立○師曰

謂小人不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洙曰草去則幽芳

可近也艾萋不可闕疾惡信如讎洙曰隱六年傳周任有言

而云之務去草焉艾萋遍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使信之矣○

師曰松竹有操君子自守之象小人既去則君子道長而松竹得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趙曰言舊低卒

以春而新掩捲牙重趙曰言新掩蔽而重步履宜輕過

開筵得屐供看花隨節序不敢強為容

蒹葭

摧折不自守洙曰生質衰秋風吹若何暫時花載雪墮

木葉沉波洙曰言非歲體弱春苗草叢長夜露多江

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一作亦

竹 律詩三首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為韵

綠竹半含籜洙曰謝靈運詩初篁包綠籜新梢纔出墻色侵書帙

晚陰過酒樽涼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但令无翦

伐會見拂雲長洙曰此詩公之指意極為深遠以意逆志觀者當自知矣

從韋二明府續處瓦錦竹三數叢

華軒藹藹宅年到錦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无此

物幸分蒼翠拂波濤蘇曰阮籍居家有竹欲分蒼翠但數箇而已粗欲補闕也。師曰華軒則言韋

明府下車來權錦竹已成矣故就韋乞

苦竹

五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鄭曰強其兩切。洙曰猶強自振立也味苦夏

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重剪伐欲无辞洙曰欲一作亦

幸近幽人屋蘇曰崔浩菜賦種近幽人之室藏當野客之窺霜根結在茲洙曰言此竹實雖疲

軟然得其所託亦足以保其生矣。趙曰言在幽人之家方有保護結根之理

木 古詩七首 律詩八首

古栢行洙曰傷有其才而不得用也

孔明廟前有老栢洙曰見武侯廟注前一作階廟在成都先主廟西院柯如青銅根

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洙曰曹子建

蘇曰古制以圍三徑即圍者三尺也。洙存中謂霜安海兩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无乃太細長也。黃朝英謂若以古制論之當有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尺安得云七尺也。若以八兩手大指頭相合為一圍則一圍是一小尺即徑一丈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孔明廟前栢當以古制為定。趙曰孔明為蜀相成都則先主廟而武侯祠堂附焉夔州

則先主廟武侯廟各別令詠栢專是孔明朝而已豈非夔州栢乎
公詩集中其在夔也屢有孔明廟詩於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
可忘中有松栢參天長以絕句證之則此乃夔州之詩明矣○正
敏曰沈內翰譏子美此句以謂四十圍配二千尺為太細長不知
子美之意但言其色事已備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於二
千尺而幾於參天也若如此求疵則二千尺固未足以參天而詩
人謂駁極于天者更為妄
語善論詩者正不應尔

君臣已與時際會朱曰蜀先主孤之有孔明

如魚之樹木猶為人愛惜朱曰宣九年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劉歆

日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雲來氣接巫峽長朱曰宜都山川記曰巴東三峽

巫峽長月出寒通宣山白尹曰范元實云形似之言蓋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歟昂

之言蓋若詩人之興周餘熱民靡有子實是也古人形似之言必
實錄是事決不可易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歟

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形亦考然如
此乃見一時之意如古栢詩栢如青銅根如石視之信然雖聖人

復生不可改此形似之語蕭宋湘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
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

栢之大也文章故多端然警策與往往是此兩解尔范蜀公云武
侯廟栢才十丈而柱云二千尺以謂詩人好大其事沈存中又云

蒼皮四十圍乃是七尺徑而長二百丈無乃大細長乎王立之云論詩正
不當尔二公之言皆非也○趙曰巫峽在夔之下巫峽之雲來而栢之氣
與接雲山在夔之西雪山之月出而栢之寒與通皆言其高大者也
武侯同悶宮朱曰詩悶宮有幽○趙曰此乃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栢蓋杜公近方離成都而來夔故止可言憶昨
也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舟青戶牖空趙曰上句又以言成都栢之亦

老也肅獻鄉夢入贈詩曰十禁郊原古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

風朱曰七發冬則列風之所激○趙曰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沈約鳥松賦曰鬱彼高松極得地扶持自

是神明力夢符曰右按孫興公天台賦嗟台岳之所異莊實神

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朱曰大厦將顛○

曰方今漢基頽圯英雄無賴如大厦傾求天下之義士要萬年

為梁棟子何如此寒餓不乘時取萬戶侯復俟何時邪

迴首丘山重鄭曰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

能送朱曰甘棠苦心豈免容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趙曰

能送勿翦勿伐

能送勿翦勿伐

謝靈運後漢書曰方儲遭
毋憂神松栢驚樓其上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才大難
為用誅曰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立
之涂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蘇曰張
華志士蓄蓄怨幽人含嗟朝英
雖下哀詔誰肯出松蘿崑崙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

補曰禮記離坐離立○師曰甫詩云賤子且奔走
二年望東吳則知甫去草堂及歸時凡涉三歲會看根不拔

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補曰王褒驂
驛而秀發疎柯亦昂藏所

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張撥損補曰上直庚下此
末切○誅曰謂有

所觸動也○師曰
直曰張撥觸撥兒得愧千葉黃敢為故林王師曰甫傷兵
亂民尚不保

其故居况吾敢為故林之
主而欲保四松之無損乎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

滿空堂蘇曰蘇紹一日復一日篇云去日畫樓歌管弗歸來春
草滿空堂詩語因即借句今杜工部住在全州古人語

斯亦不害詩
人之工也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誅曰前詩有
入門四松在清

風為我起洒面若微霜補曰張茂言穆如洒清風
陸機連珠云秋風夕洒足以

送老姿誅曰一未足
為送老姿聊待偃蓋張趙曰抱朴子云
天陵偃蓋之松我生無

根蒂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

載後慘澹蟠空蒼

病栢

有栢生崇岡誅曰琴賦惟倚吾之所
生兮託峻嶽之崇岡童童狀車蓋誅曰車
云青

魏文帝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陳琳柳賦象翠蓋之威蕤○十
明曰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丈餘遙望童童如小蓋

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謂當山貴人先主火時與諸兒於樹下戲
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車蓋又齊書太祖宅有進武南有桑樹狀如

車蓋上年數歲遊於其下從
兄敬宗謂曰此樹為汝生也偃蹇龍虎姿誅曰神仙傳麒麟
客有龍虎之姿

主當風雲會誅曰乘風
雲之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蘇曰

王褒編蜀過寶號曰父老無路再
拜餉以毒漿桃李厨頭之類
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

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
後知松柏之

後日夜柯葉改
後曰禮器如松柏之有心貫四時不改柯易
凋也

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
後曰建康實鳳將九
雛再見於豐城眾鳥從

伯呼為姝母車大云卿當言
鳳凰將九子姝母制言耶
鷓鴣志意滿養子穿穴內

詩有鷓鴣
客從何鄉來
趙曰古詩
客從何方來
竚立久吁怪靜求元

精理浩蕩難倚賴
後漢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師曰之罪

耶物實有以侵之此詩寓意傷郭英人也
英又鎮成都為人端直

蜀人重之不幸為崔明所殺其諸孤哀泣若無所訴故有丹鳳領九

雛哀鳴翔其外之句鷓鴣志意滿養子穿穴內之句然正直之人神明祐之為老敬之

今反罹其禍豈非歲寒無憑乎客南自編英又在蜀南為客以依

之今既遇害是以為之吁在細思天理茫茫不足倚賴蓋嘆禍淫

福善之理若乖戾
不可考信故也

病橘
洙曰此詩傷故天
所而至於困悴也

群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
洙曰羣
惜哉結實小
洙曰

酸澁如棠梨剖之盡蠹蟲
洙曰剖
采掇爽其宜
洙曰

存其皮蕭蕭半死葉
洙曰七發其根半生半死冬
未忍別

故枝玄冬霜雪積
洙曰劉公幹
况乃迴風吹嘗聞蓬萊

殿
蘇曰唐太宗蓬萊殿九月八日宴群臣
羅列瀟湘姿
洙曰

有橘田福州世說江
南為橘江北為柚
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
洙曰失一

王食周禮共食玉
謂入貢玉府也
寇盜尚馮陵當君減膳時
洙曰天子

病是天意
師曰陵謂史思明未平天子嘗膳每遇凶年禍亂則
必減食徹樂示自刻責今橘病不貢無乃天意使吾

病是天意
師曰陵謂史思明未平天子嘗膳每遇凶年禍亂則
必減食徹樂示自刻責今橘病不貢無乃天意使吾

君或曰
吾訟罪有司朱曰諒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

百馬死山谷到今老舊悲朱曰唐書貴妃嗜荔枝必欲生

味未變已至京師也○田曰漢和帝紀善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

一置五里一棧奔騰險阻死者繼路時唐趙上書帝下詔曰遠國

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救太官勿復受獻謝

承漢書云唐范志字伯游中丞補臨武縣長縣接交州舊貢荔枝龍

眼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毒害頻仆死三絕道經臨武差

乃上書諫和帝曰臣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故天子食

太生為尊不以果實為珍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鶯風發

南州地土惡虫猛獸不絕於路至有羈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

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差即卒官

還家不應留○修可曰公借其事以譏揚妃舊注引唐書其說非

唐所貢乃涪州荔枝由子午道而往非南

海也○趙曰此用獻荔枝事比之奇矣

枯櫻朱曰此詩傷民困於重賦也

蜀門多櫻櫚朱曰櫻一依併南都賦其木則櫻櫚結根城本重

力居切櫻櫚木條輝發布綠葉之萋萋數華葉之萋萋○鄭曰櫻

名有葉無枝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其雖眾亦易朽

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

朱曰說文云楊柳即蒲也詩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

紅布一作有○夢符曰右按北史韋世康與子弟書曰耄雖未及

壯年已謝霜早秋梧風先蒲柳又晉書顧悅之與簡文同年而髮

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交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

傷時苦軍之朱曰律一物官盡取鄭曰取嗟爾江漢人

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櫻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即已休

趙曰猶櫻之既凋多而枯死也生者何自守朱曰向一作能○趙曰猶

黃雀啁鄭曰啁竹角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鄭曰乾

摧殘沒藜莠朱曰蜀人取櫻皮以充用惟軍興誅求尤急○

之際割剝殆盡信言若江漢之民困於重賦然招刻之吏剝削苦毒

何異斧斤交集而民不得保其生邪嗟爾黃雀啁蓋傷其無所托

也蓬逐風飛前甫為客飄蕩南既痛嗟割剝之

雀復自悼飄蕩如飛蓬恐亦埋沒隨藜莠而已

枯柎朱曰此詩傷抱材者老死丘壑而不材者見用也

○鄭曰柎那舍切藥似桑子似杏而酸俗作楠

梗柎枯嶢嶢

朱曰蜀都賦梗柎幽藹於谷底。劉曰嶢嶢高兒

鄉黨皆莫記不知

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皇天

朱曰魏文帝脩條摩若天

下根蟠

厚地

朱曰易坤厚載物

巨圍雷霆折

朱曰七發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息

萬孔蟲蟻

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

謂曰取璞而今江東夏月暴雨呼為凍雨引楚辭使凍雨

酒塵衝風隧風也焚碎以

白鷓鴣

謝靈運天雞弄和風七發鷓鴣晨號乎其上也唐曰天雞雉也

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

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

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朱曰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華正京賦立脩莖之仙掌承雲

表之清露。師曰前君子負大材不遭明聖之君而至於困頓失所小人以柔脆鬼瑣之安反俾之居廟堂以承重任其不傾危不可得矣昔漢武帝為金人承露植以脩莖榆菜脆之木賤而易長今用以承露盤裊裊而危不寒心乎小人貪位慕祿雖處重任不知自畏必至於傾覆而後已此詩所以傷大材老死丘壑而小有材者居重任其顛倒如此

海棕行

蘇曰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冬功。趙曰海棠記載李贇皇公云花木以海為名者悉從

海上来

左綿公館清江濱

師曰綿州泮水所經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

海棕一株高

入雲

修可曰古樂府高城上入雲

龍鱗犀角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

文自是衆木亂紛紛

趙曰王長元古古意云况海棕焉知

身出群移栽此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師曰此辰喻君

也天大材生非其地人無識者其欲衆木紛紛何以異乎中國無人識而胡僧識之正仲尼欲居九夷之意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摠到地葉葉自開春

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霸上遠愁人

高柎

鄭曰那含切木名葉似桑子似杏而酸俗作柎不雅云梅柎

柟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朱曰劉先主所居籬角一樹遠望若車蓋近根開
藥圃接葉製其香趙曰言枝葉濃茂也落景陰猶合聽尋常絕醉困卧此片時醒微風韻可

嚴鄭公塔下新松得潛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朱曰民具尔瞻細聲聞玉帳朱曰

侵踈翠近珠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澆何當一百作

丈敵蓋擁高簷蘇曰此詩公之措意極為深遠以意逆志觀者當自知矣阮瑀松賦擁高簷碧以敵蓋○

趙曰敵蓋抱朴子云偃蓋之松也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落落出群非檉柳朱曰天台賦檉落落之長松青青不朽豈楊梅朱曰

莊子受命於地惟松栢獨正故四時常保其青青欲存老盡千年意為負霜根數

寸栽朱曰栽一云來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楹木數百栽

草堂暫西無樹林朱曰樹一作木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楹

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朱曰蜀人以楹為薪三年可燒

樹間

岑寂雙甘樹朱曰鮑明遠舞鶴賦去帝鄉之岑寂婆娑二院香交柯低几

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趙曰言歲寒如松也同時待菊黃

幾迴宿沼葉露乘月坐胡床

惡樹

獨遠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翦還多

朱曰陸士衡云熱不自惡木陰○蘇曰王筠野中吟云蘭薰種而不茂樗櫟翦而還多此明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也○趙曰管子云

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
惡木尚能取之况與惡人同類
因公翦去羅 雞棲奈汝何
陰而有也 沫曰汝一作以趙曰翦去木枝
也雞棲嘉木也惡補既前則拘杞雞棲遂得生長故
云因吾有奈汝何猶小人既去則君子斯道長矣
木 沫曰木 生長漫婆婆
故能若是 子問之匠伯曰彼散木也無所可用
之壽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四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五

雜賦

古詩十三首

律詩六首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

鄭曰隸即計切附著也。沫曰

冬官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時注材在陽則仲夏斬之在陰則以仲夏斬之此並據山虞大

人日四根止

維條伊枚

沫曰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枚

正直佺然

沫曰禹貢揚州篠簜既敷注篠竹箭簞大

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簜

沫曰禹貢揚州篠簜既敷注篠竹箭簞大

竹。鄭曰篠先乃切竹小者篋徒流切大竹也

伊杖支持則殊次于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塘突變人屋壁列

一作例。鄭曰塘徒郎切突陔沒切觸也

樹白菊變為墻

鄭曰變誤官切柯也實以竹



示式過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一作齒害馬

之徒味曰莊子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問理苟活為

幸可嘿息已作詩付宗武誦趙曰廬陵嘗謂村甫無韻

長夏無所為趙曰夏日長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

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趙曰張平子南都賦言水有曰

巔趙曰曾巔高山也十里斬陰木修可曰周禮山真仲冬

有四根已逸曰四根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味曰

相照燭籍汝跨小籬當仗味曰一若虛竹空荒咆熊

罷乳獸待人肉蘇曰廉頗別傳曰與虎飢怒而待人肉且有

賦義和亭午詩伐不丁丁聲功課日各足客皮成積委素節

蘇曰丁字耕切伐木聲奔於齒牙之間也趙曰謂之跨小籬則跨

越居而無護之也此言及熊不示知禁情豈唯干戈哭城

中賢府主師曰曠美虬貴如白屋蘇曰戴履富貴如歸

思黃果師曰茅蕭蕭理體淨味曰治道蜂蠆不敢毒

味曰左氏蜂蠆猶有毒蘇曰葛維川與兒出虎穴連里閭

隄防舊風俗泊舟滄岸久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

雷雨蔚含雲壘壘蘇曰杜周兵馬輕執熱而為我忽煩促秋光

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蘇曰徐夔酒一斛餅三

來泊止于此要當戒慎無觸此觸又况舍西嶠蘇曰南泛舟自蜀

極多橋壁實乎脩葺是以課隸斬木取竹以爲杆禦之備爾曹指

伊迹給酒一斛以報其勞於以微寒小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峯

天覺曰崎嶇望延駐目飄飄散跡襟潛鱗恨水壯朱曰水壯

則非潛鱗之所居也。趙去翼依雲深朱曰蓋避難地不可

幽廣深遠而後可。勿謂地無疆朱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劣於山有

陰朱曰山北曰陰時喪亂九州分石椽遍天下趙曰學子者

誤。田曰唐韻曰椽音原木名皮可食或去善本止是石原蓋並

地曰原。鄭曰椽魚衣切實如甘蔗而皮可食。沈曰石椽其子

如芎窮其皮可以禦飢時天下荒亂水陸兼浮沉自我登

小民轉溝壑水陸並載石椽以充飢

隴首趙曰隴首秋雲飛十年經碧峯劍門來巫峽薄倚浩

至今沈曰白鳳翔起同谷由同谷入蜀公孫下峽皆山水鄉也故園暗戎馬骨肉失

追尋時也無消息老去多歸心蘇曰豆革老年志士惜

白日趙曰古詩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沈曰古詩徒有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

朱曰八一作北顏延年曰日觀臨東嶽。蘇曰張

美晉大山絕頂陰雲蔽不矯首拭目下視四方。朱崖著毫髮

海也。言遠望若毫髮然。碧海吹衣裳蘇曰董以飄飄善海之

我毛髮。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朱曰蓐收秋神也玄

是戍役傷沈曰民之貧困非天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

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朱曰於時言當時也當公宗

委任番將求功夷狄也○蘇曰班彪引兵深入直奪戎虜帳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

朱曰樂極則悲來也龜蒙不可見况乃懷故鄉朱曰龜蒙山也去東岳近而尚不可見况

乎肺萎屬父戰骨出執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

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

如湯朱曰苦熱行赤阪樓西阻水山赫南威身執頭且痛鳥隨竟來歸湯泉發重潭集煙起石折登高欲有往

蕩析川無梁朱曰欲有所行而無所由也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

不及父祖塋朱曰魏懷舊風家壘壘以接龍壘後僕有曰直如孩死道邊

信行遠脩水筒朱曰引泉筒也○師曰信行乃童行也

汝性不茹葷鄭曰許切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朱曰一云根

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圻林表山石碎朱曰鮑明遠雲端楚山見

林表吳細微觸熱藉子脩通流與厨會往來四十里荒險

崖公天日曛驚未食朱曰曛黑也貌亦愧相對浮瓜供老

病裂餅常所愛朱曰何曾傳蒸餅上不圻作十字不食之○趙曰公食餅則裂而與之乃常所私愛信行

者也故繼以於斯答恭謹裂餅字暗使王於斯答恭謹足以

殊歟最朱曰文賦考最外錙銖注下功曰錙上功曰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

蓋趙曰竟良武師將軍拔刀刺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

山而飛泉出事曰无蓋字耳外定功曰直如筆言其有用而不邪曲也故後魏古弼太武嘉其

直而有用賜名曰筆以其頭尖又名尖頭故時人呼之爲筆公

引水魯曰夔俗无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蟠屈山腹間有至於數百丈者

月峽瞿塘雲作頂朱曰庾仲雍荆州記曰巴楚有明月峽○趙曰本朝史寰宇記於渝州載有明月峽

以石穴圓以亂石崢嶸俗無井洙曰楚俗山居負水而食故

水故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洙曰後漢地理志魚復屬

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牛水巴郡古庸國左傳文十年魚人逐楚師是也○修可曰

何直百憂寬洙曰莊子期以升水之活○趙曰盧照隣秋風至詩還思不動行類此百憂寬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洙曰言雲本无跡人以為衣人以為

狗而巳○趙曰浮雲固變能失常之物然初為白衣而變為蒼狗以譬萬事之變不可名狀也此史元諧傳如躡狗去時

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洙曰非特雲也古今人應詹與陶侃書曰其

近者扶眼去其夫洙曰一河東女問事故何所不有也

兒身姓柳趙曰不喜其夫如扶眼中之物而去之東北人方言不喜見者每日扶眼

引經鄆城客子王季友趙曰惟王季友正色引經在唐文粹惟載季友詩觀公全篇所云則王佐

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蘇曰高岳讀孝經一

貧窮老瘦家賣履好事就之為携酒趙曰暗使

頗久趙曰此下紀述季友且言其逢主人李太守也

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趙曰言人

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鬱猶生相得氣合則勿疑若更反覆則旁人看之亦醜也

時危可杖真豪俊二人得置君洙曰明月之珠紫氣衝斗見張華傳

側否太守頃著在南山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洙曰

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鄭曰上都苟切下路苟切○洙曰魏都賦培塿之與方壘○修

間謂之培塿風俗通曰培塿者卑之類也今齊魯之間山之小

可曰左傳曰部婁无松栢說文曰培塿小土山方言曰家秦晉之間謂之培塿風俗通曰培塿者卑之類也今齊魯之間山之小

間謂之培塿風俗通曰培塿者卑之類也今齊魯之間山之小

間謂之培塿風俗通曰培塿者卑之類也今齊魯之間山之小

間謂之培塿風俗通曰培塿者卑之類也今齊魯之間山之小

間謂之培塿風俗通曰培塿者卑之類也今齊魯之間山之小

間謂之培塿風俗通曰培塿者卑之類也今齊魯之間山之小

高者曰培塿。趙曰：小阜也。言王生之拜，用為義和天為成。

太守顏色如仰高山，其餘人真培塿也。

用平水土地為厚。平水，天也。又禹平水土。王也。論道阻。

江湖李也。丞疑曠前後。疑承而天子前後曠闕斯人也。死為星辰，終不滅。

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

迴首。如衣襟之可也。變而為狗則甚矣。古今人事變更有同浮。

雲河東柳氏之女，疾其夫貧，醜其眼，以去其夫。王生然，王生通經。

孝友之士也。見愛於太守李侯，而見惡於其妻，亦足見人生反覆。

刀事變更如浮雲，狀茲可數也。夏侯湛東方朔，蓋替序曰：先生弃。

俗登仙神，變造化靈為星辰，比又奇。恍惚不可論也。莊子曰：

輔錄風后受金法注云：金法言能決理是并力牧受準注準斤九。

事也。與天老五聖知命，窺紀地曲為黃帝七輔。州選李翼，佐帝德。

人帝王世紀也。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復夢人執千鈞之

者，哉！千鈞之弩，異力能逐駟羊，萬羣牧民為善，豈有姓力名牧者。

哉！乃得風后於海隅，力牧於大澤，甫以王李二人比之風。后力牧可以論道，可以丞疑，以輔王室，故回首以眷思之。

火。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趙曰：此燒山以求雨之詩。舊俗燒蛟龍。

驚惶致雷雨，爆散魑魅泣。鄭曰：爆，皮教切。崩凍嵐陰昡。

切日光也。又文彩。趙曰：言冰雪。羅落沸百泓。鄭曰：烏宏。

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靈氣無處所。趙曰：言青林既灰。

泊也。出宋玉高唐賦。入夜珠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

焰作河掉，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兕冕晃，彌洲渚。鄭曰：焮香。

之也。焮字出左傳，火所焮燎。腥至雉，長蛇聲吼。云吼爭，纏。

猛虎神物已高飛。趙曰：指言神龍也。不見石與土，爾寧要誘。

巖。鄭曰：徒。憑此近焚侮，薄關長吏憂。其味至精，主遠。

巖。鄭曰：徒。憑此近焚侮，薄關長吏憂。其味至精，主遠。

遷誰撲滅宋曰書若火燎于原不可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氣如縷

曲江三章章五句彥輔曰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開試後亦謂之開宴天至元年勅以太子太師蕭嵩私朝逼近曲江因上表請移他處勅令將士為嵩營造

曲江蕭條秋氣高宋曰謝玄暉觀朝雨詩朔風吹飛雨蕭條木搖落而變衰○蘇曰顏延年曰秋高氣爽倍增蕭索○修可曰出宋玉乘芳蕭條固原野蕭條之義菱荷枯折

隨風濤游子空嗟垂二毛宋曰通安仁秋賦晉十有四年十二月二年傳宋玉曰君子不禽二毛頭白有二色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

其曹宋曰竹衡賦哀鴻感類曹子建賦鳴哀鴻羣劉安招隱士禽獸駭亡其曹○趙曰方高秋之時非特菱荷枯折而已水既瘦涸石與沙亦蕩然而出鴻鵠失羣哀鳴而相求皆可感之事也○師曰按西京雜記武帝於曲江頭大營其館以為宴賞

之地號為勝絕玄宗時勅使太子太師蕭嵩觀于別所以做其臺館憲宗時每宴進士必於曲江亭當時曲江風景盛傳天下祿山之亂焚燹殆尺况秋氣蕭條菱荷枯折轉令人感傷南覽此風物已非昔日之盛復自傷年矣兄弟間隔豈非黍離閔宗周之比乎

再吟

即事非今亦非古定功曰即事者即日長歌激越稍林莽宋曰宋玉風賦慶石我木稍殺林莽蘇武詩長歌正激烈○蘇曰傑躍千乘於林莽比屋豪華固

難數宋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趙曰曲江方盛而於長歌激烈者特以豪華者多而我獨寂寞也吾人甘

作心似灰宋曰莊子南郭子綦形固如死灰弟姪何傷淚如雨趙曰公灰心久矣弟姪不必傷此而下淚也詩泣涕如雨○定功曰甫謂老年已灰少游之心雖異跡寂寞無所憾恨但傷弟姪

備別是以涕淚如雨

又吟

自斷此生休問天修可曰楚詞天問篇其序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

天問也東坡有此生自斷天休問轉用少陵之句。敏功曰語曰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遇不遇无非天命今日休問天者蓋君子窮
物之理尺已之性以至達知天。杜曲杜曲在長安俗云城
南韋杜去天尺五言近京

幸有桑麻田蘇曰第五倫吾杜曲有
田種麻藝桑足免飢凍故將移住南山邊曰

楊惲傳出彼南山陸韓知詩云屏居南山下寶嬰傳屏居藍田南山下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

猛虎終殘年朱曰前漢李廣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屏
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

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
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騰廣亦射殺之也。趙曰
欲移住南山則南山之景致足樂也。匹馬射虎使李廣事廣正後
藍田南山中此詩人因意遣事也。殘年出列子汝以殘年餘力。○
查寶曰此五句法惟即事遣事可
作若題物贈送之類皆不可用

三韻三篇

高馬勿唾面朱曰唾一作唾。○趙
曰當作唾面方有義長魚無損鱗辱馬馬

毛焦困魚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朱曰馬
魚尚不

可輕土有被褐而懷玉者其可輕乎。師曰高馬長魚有異
於類尚不輕况拔萃之士嘗晦其迹其可以被褐輕賤之乎

蕩蕩萬斛船趙曰釋名曰船二百斛曰船三百斛曰船而
越五虎造萬斛之舟今取其大者以比興也影

若揚白虹起檣必椎牛朱曰椎牛
言祭也挂席集眾功趙曰椎
牛所以

享眾功至於用牛則人徒之眾可見
船之大又可知舊注謂以牛祭非是。自林風動天莫置大水

中朱曰言才大不可不用也。○趙曰得大風
而後飽其帆也。出鮑照舞鶴賦實風動天

烈士惡多門朱曰晉
政多門小人自同調朱曰以其同而不和也
趙曰字出謝靈運誰

謂古今殊異。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清爾

輩堪一笑朱曰識越附權勢以致名位者。師曰晉政多門謂政
出於不一小人自同調謂小人挾私互相黨同孔子

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又不可求從吾所好名利
豈可苟求權要豈可苟附唐玄宗之時李李用事官曹混濁祿山
一武夫而求平章事僮僮英明之主澄汰冗則
斯輩也直付之一笑耳此詩識越炎附勢者

示獠奴阿段鄭曰獠
曹咬切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引泉也郡人

入夜爭餘瀝趙曰以筒引水其水涸塞不通故郡人止爭餘瀝耳稚子尋源獨不聞

病渴三更迴白首趙曰惟阿段者獨能尋源修筒水而至焉公有渴疾類此水為多傳聲

一注濕青雲趙曰以修筒之後水來之聲自傳聞矣曾驚陶侃胡奴異恠

爾常穿虎豹羣朱曰此詩全章皆引泉事惟陶侃胡奴傳記不錄○蘇曰侃得胡奴甚不喜語言常默坐

佩一日出郊執鞭隨之胡僧見而驚禮曰此海山使者也因念墮下佩異之至夜失其所在○趙曰薛夢符云晉陶侃傳家僮千餘世說謂胡奴陶範小字佩別傳曰範佩第十子也可以見胡奴者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無相干余逆其意豈以侃奴僕之多其子胡奴必有稱異之者如今日阿段能穿虎豹羣以尋水源其在陶侃家僮千餘之中必有奇異者意似如此以俟博聞○師曰此詩乃命燈奴以竹引水以濟病渴常穿虎豹羣言入山以理水筒也

白露團甘子朱曰見王露團清影注清晨散馬蹄朱曰鮑明遠附身散馬蹄圃

白露

白露團甘子朱曰見王露團清影注清晨散馬蹄朱曰鮑明遠附身散馬蹄圃

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几看魚樂朱曰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而羨

迴鞭急朱曰一作至鳥棲朱曰王正長鳥思栖故枝○師曰回鞭急者以日暮鳥棲林也漸知

秋實美幽徑恐多蹊朱曰李膺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擣衣

亦知戍不返趙曰婦人知其夫戍邊而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朱曰一

寒月况經朱曰一作驚長別心朱曰言征戍之苦不保其生死寧辭擣衣倦

一寄塞垣深朱曰垣城牆也塞垣邊城也尺閨中之力擣衣其砧聲音聞于空外使人不忍聽也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蘇曰陳暄好飲一日貴客過笑暄用陶器暗曰莫笑此老瓦盆多見與發也客無語

自從盛酒長兒孫朱曰一作養傾銀注瓦驚人眼共醉終

同卧竹根

修可曰酒譜云共醉終同卧竹根為飲器事見江淹集然編閱江集並無竹根事惟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曰野如煖榻葉山杯捧竹根此以竹根為飲器然子美謂卧竹根者但謂醉卧竹林中耳理甚易曉若以竹根為飲器失之太鑿也
趙曰言與田家自瓦盆中喫酒共醉卧竹根之傍耳○田曰竹根為飲器引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曰如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
炉然樹葉山杯捧竹根然字切疑之以為酒器豈得謂之卧乎

巢燕養鷄渾去盡江花結子已朱曰一無多黃衫年

少來宜數趙曰黃衫相唐人富貴家之服不見堂前東逝波朱曰言行樂當及時也

少年行

馬上朱曰一云騎馬誰家白面朱曰一云薄媚郎臨塔下馬坐人床不

通姓字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賞朱曰一云未嘗

絕句六首

日出雞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鷓鴣雞

朱曰九辨鷓鴣雞啾啾而悲鳴○趙曰公孫月賦鷓鴣雞奔於蘭渚

藹藹花葉亂飛蜂蝶多趙曰江總詩黃鸝飛飛遠幽棲身懶動

客至欲如何

鑿井交樓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舫纜小逕曲通村

急雨梢溪足斜輝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朱曰藻水草也

左傳蘋蘩蘊藻之菜白魚跳

金罍筍穿壁蘇曰顧榮若志讀書經年不出戶村居疎漏筍穿壁生草可没人日惟一盂粥而手不釋卷庭

中藤刺朱曰一作到刺七亦切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蘇曰宋選送弟入洛登舟挂席東下選疑蚡父之語細君曰帆過南浦今夜清風明月宿水浹誰家○趙曰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與古鳥道以其絕險獸猶無踐人所莫由時上有飛鳥之道耳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筭別開門，趙曰行板蓋成行梅者如官柳着行斷軒北行板却背村。

孰許同朱老，朱曰覆一作復與松高擬對阮生論。劍外相如

欲作魚梁雀覆湍，鄭曰魚梁地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

溪先有蛟龍屈竹石，趙曰魚梁勢竹積石橫山不敢安。

也以溪下有蛟龍時與雲雨雖以魚梁人之所利也而

公不敢犯害以就利異乎世人徑行直前惟利是謀矣

兩箇黃鸝鳴翠柳，鄭曰行胡一行白鷺上青天。謂切列也

西嶺千秋雪，朱曰西山白門泊東吳萬里船。謂雪山以此

也○趙曰公之志每欲南下其所買而

治門外之船乃欲萬里往東吳之船也

藥條藥朱曰一作草，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

山，趙曰公自前也藥者如本草慙取譽。所載各以其土地知名於世

根居隙地怯成形。

趙曰今所種之藥在空際之地欲成以物之形而怯於人之所易見也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趙曰梁虞翻詩風燈照夜欲三更。沙

頭宿鷺聯拳靜，朱曰一作起○趙曰聯拳者相並相續之兒船尾跳魚撥。

朱曰撥刺躍而有聲也○夢符曰右按後漢

張平子賦控飛弧之撥刺兮射鱗豕之封狼

絕句三首

高奴其為少菱不疑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水檻溫江口，茆堂石筭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沙溪。

設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荅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履遲

蘇曰曹植花殘惜春步履自遲把文驚小陸

朱曰小陸陸雲○蘇曰王融見張充文曰子文章如小陸小陸瘦而散子文麗而秀

三絕句

彦輔曰此三絕皆感交道凋敝風俗衰薄也初章言疎數之无常也三章言莫若以歲寒自守也公當亂離之際奔走流落而無上下之交故見於詩者率皆如此○趙曰其覺範謂子美詩山間野外意在譏刺風俗如三絕句是也余謂不然

楸樹馨香倚釣磯

鄭曰楸此由切斬新花藥未應飛不如醉裏春風盡可

春可一作何忍醒時雨打稀

師曰此詩譏後一時榮觀奈何恩重才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眷之時兩此天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壞也

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

蘇曰鷓鴣見童癡且鄙鞭打不時妻曰但以財使之果善事人笑謂妻曰一日

一百迴亦須來往矣工部造法宜牀之○師曰此詩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然君子以蒙養正喻瑾匿瑕山藪藏疾不發其隱而小人來革面諂諛不能媿耻也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

趙曰上番乃川語上番則成竹故謂上筍竹客至從嗔不出迎

師曰前篇言花始雖斬新終為風吹雨打以至零落此詩言筍初生終乎成竹而有客至從嗔不出迎之語蓋言唯君子守道為歲寒異夫小人之暴貴易壞也

解悶二首

同作十三首五首見果寶門五首見文章門

草閣柴扉星散居

趙曰更信寒園即日詩寒園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

浪揚白鷗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友

朱曰一得錢留白魚

師曰得錢不論其價知魚賤也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南

米貴賤蘇曰王褒淮南米價貴賤吾欲東下老夫乘興欲東流趙曰因其行而問淮南米

價欲盡
南下也

復愁十二首

朱曰此詩十二首多感時事而言故無傳信者則闕之以俟有聞

人煙生處僻

朱曰一云遠處○趙曰曹子建千里無人煙

虎跡過新蹄野雉

朱曰

一作翻窺草

蘇曰董卓每視漢賦帝如野鷲之窺深草蓋其禽心自視無異也工部作是句深得賦法

船逆上溪

釣艇收緝盡昏鴉

朱曰一作鷗

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

不成衣

朱曰初李翁謂未甚圓也不成衣言細也趙曰李義府詞鑊月成歌翕鼓雲作舞衣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

蘇曰揚震故園今復如何趙曰故園指長安也

昔

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身覺省郎在

趙曰公任工部員外郎故云

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

老恐失柴扉

金絲鏤箭鏃皂尾掣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

朱曰金絲箭皂尾旗皆胡服也

正觀銅牙弩

田曰南越志云龍川唐時常有銅弩牙流出水皆銀黃彫鏤取之以制弩開元錦獸

張

趙曰書曰若虞機張則所謂錦獸張者亦弩之物耳

花門小箭

朱曰一作箭好此物

奔沙場

師曰唐六典注釋名曰弩怒也有弩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鈎弦曰牙似牙齒也牙外曰駟為牙之規郭也合名之曰機如門戶樞機開闔有節也父老云蓋越王弩營也錦獸張設射侯也初門乃回統

胡虜何曾盛罕戈不肯休聞閭聽小子談笑覓封侯

趙曰此篇公蓋憤生事邀功濫冒榮寵者矢雖聞閭小人亦說取封侯也

今日翔麟馬

善符曰古按唐志翔麟殿各續通典內有飛龍翔麟鳳苑鶴鷹告良六羣等大鹿先宜

駕鼓車

朱曰漢文以千里馬駕鼓車

無勞問河北諸將覺

華

趙曰言此馬不勞問推河此諸將角勝於榮華而已

榮

任轉江淮粟蘇曰董作轉江湖淮浙粟以實河北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

士不滿鳳凰城趙曰責天下勤王而已不在京城之兵多也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趙曰餘執猶在也巫山猶錦樹南

國且黃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

洙曰陶潛九日無酒採菊盈把空望有白衣人携乃酒來乃王弘使人送酒至遂醉而歸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惣老洙曰江惣陳後主仲容也陳破

歸隋後歸老江南○趙曰按江惣傳惣七工五言律詩而不及江惣蓋公亦喜其詩矣猶被賞時魚師曰

江惣陳後主仲容也陳破歸隋後復歸江南子美以身未歸故鄉故託江惣以自比言惣雖易主得歸猶不若子美流落而有銀魚之賜子美檢校工部朱紋銀魚

工部朱紋銀魚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七首魯曰同州縣名

有客有客字子美洙曰以其寓居故自稱有客子美甫字也白頭亂髮洙曰

短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洙曰亂一作短按新史言甫居同谷縣拾橡以自給兒女

有至餅天寒日暮山谷裏曹氏曰右按列子宋有狙公愛狙者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中原無書歸

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注茅栗也

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鄭曰皴七倫切皮細起也○師曰甫自傷飢寒不得歸鄉悲風為生天為

之感動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東一作

其二

長鏡長鏡白木柄鄭曰鏡銜切吳人云鑿鐵說文銳也我生託子以為

命黃精洙曰黃獨無由山雪盛蘇曰宋相貧居嘉陽常負鏡

當作黃獨往時帶者不解黃獨改作黃精魯直云以子致之黃獨是也本草霜魁注肉白皮黃也漢人蒸食之山東人呼為土芋江

西人呼作土知短衣數挽不掩脛鄭曰胡定切脛也○洙曰審戚叩角歌曰短布單

蒸食之類芋魁

衣不及
其辭
此時與子空一作同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
居徒四壁立
嗚呼二歌兮歌始放問一作鄰里為我色惆
悵宋曰首章天哀其窮次章人亦哀其窮矣。田曰列子曰昔
悲愁相對三日不食老杜放謫而里閭凋瘵意頗
類此。師曰閭里尚為之惆悵况親戚舊故乎

其三

有弟有弟在遠方宋曰一作三人各瘦何人強後漢

趙孝弟孔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感其意俱舍之樂府他鄉各異胡塵暗天道路長宋曰詩道東飛鴛鴦後

鵝鶴鄭曰鴛鴦古牙切鳥名鵝七由切鶴七剛切。宋曰揚雄傳豈鴛鴦之能捷鶴鶴飛禽也鶴九頭詩有鴛在梁安

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

骨宋曰收一作取信三十二年殺有二陵必死是問余收爾骨非特已窮而已而兄弟之親亦莫知其存云。梅曰甫詩云

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蓋傷年老死去第無處可以尋也亦與此句同

其四

有妹有妹在鍾離曹州地理志濠州鍾離郡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

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宋曰一作遲扁舟欲往箭

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猿

為我啼清晝宋曰猿非有清者而亦為之啼則窮可知矣。蔡條云崇寧間有貢士同州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此竹林鳥也少陵於詩必紀其類以明風俗方物詔於後人豈易改也。師曰猿乃无知之物今為我啼蓋哀傷之至也

其五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颭枯樹濕朱曰一云黃蒿

古城雲不開白狐朱曰一云玄狐跳梁黃狐立鄭曰跳徒聊切躍也我

我

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朱曰謝靈運詩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
王康琚詩哀風中夜起
招魂曰魂兮歸來師曰甫身雖寓同谷而魂夢未嘗忘故鄉可謂思鄉之甚也

其六

蘇曰六調一篇為明皇作也明皇以至德二年至自蜀居興慶宮謂之南內明年改元乾元時持盈公主任來宮中李輔國常陰候其隙開之故上元二年常遷西內

南有龍芳在山漱龍潭也古木龍從枝相樛鄭曰上盧紅下子紅

切○朱曰劉安招隱士桂樹生叢芳山之幽屢寒連卷芳枝相樛山氣龍從石差巖○敏功曰樛乃枝曲下垂兒木葉

黃落龍正墊朱曰秋風解草木黃落為南飛蝮蛇東來水上遊鄭曰蝮芳福切○朱

曰招魂曰蝮蛇素素○敏修曰龍蟄前天子失勢蝮蛇東來喻祿山從山東來

我行怪此安敢出技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鄭曰思相吏切○朱曰一作怨遲遲

溪壑為我迴春姿朱曰鄒衍被讒仰天而泣五月為之降霜則士之怨憤足以感通於造物而然矣

其七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朱曰一年飢走荒山道長安

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朱曰古詩致身青雲上○師曰肅宗中興所用皆後

尚見翹翹它可知也故云云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

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情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朱曰江文

通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傷時不我留也○師曰云白日速蓋傷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所謂富貴不來年少去是也

相從歌

魯曰贈嚴二列駕時方經崔旰之亂○師曰崔旰殺郭英又成都亂適東川與嚴別駕相遊從一見舊故作此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梅曰憶舊隱也成都亂罷氣蕭瑟浣

花草堂亦何有師曰草堂為賊焚故云云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

事知名久趙曰拍豪俊者謂嚴二也○師曰梓州蜀東川嚴二為梓州別駕如今之通判乃梓州人為本州從事

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
粟紫衣將炙緋衣走趙曰拍言從人也青螺粟則帽之紋也銅盤燒蠟光

洪曰一作安石曰銅盤燭臺盤承淚者夜如何其初促膝洪曰言將以紫綬易緋衣

促膝言膝相近也黃昏始扣主人門師曰新相知也誰謂俄頃

膠在漆洪曰古詩少膠投漆中師曰古云自謂膠漆之固萬事

盡存形骸外趙曰莊子曰索我於形骸之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

豁真佳士以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

交態同悠悠逢原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悠悠之垂

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頰向古人求洪曰魏志張邈傳後陳登字元龍劉備曰若元

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人耳晉王戎從弟衍字夷甫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時誰比戎對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戲贈閩鄉秦少府短歌

鮑曰唐志閩鄉屬陝郡

去年行宮當太白鮑曰謂肅宗駐鳳翔也唐志鳳翔府郿縣有太白山朝迴君是

同舍客洪曰直不疑為同舍郎疑盜金師曰至德二載甫為拾遺故云朝迴同心洪曰易曰同心之言

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洪曰唐文三變王楊為之伯趙曰王充論衡超奇

篇有云文辭之伯而魏陳琳與吳張紘書云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唐贊所引乃後人述用也今日時清

兩京道洪曰乾元元年肅宗收復兩京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懽樂

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洪曰蘇康書知吾潦倒獲疎不切事情○晏曰潦倒衰老之兒

同元使君春陵行 井序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

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

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

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

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
必寄元

遭亂髮盡朱曰一作白轉衰病相嬰沉緜盜賊際狼狽

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趙曰此言非不進藥以歎時之故憂思奪

前聖畏後生朱曰蔡蔡言美之盛也史主觀乎春陵作歛

見後哲情復覽賊退第結也寶國植賈誼昔流勸朱曰

庶詞氣浩縱橫朱曰道州元結也劉公幹兩章對秋月

一字借朱曰一作華星趙曰魏文帝詩致君唐虞際

純朴憶大庭朱曰大庭氏也○蘇曰崔列此

致君唐虞上注

也○師曰賈誼於漢之時陳治安之策曰可為流涕慟哭者臣衡

每朝廷有論誼常引經以對道州指元結之守道州志在憂民嘗

抗兩章詞氣激於忠義一字不虛設欲致君為堯舜之君吏

民風純朴如大庭氏故甫比之賈誼與臣衡大庭黃帝也

降璽書朱曰前漢循吏傳二千石用爾為丹青朱曰見前

臣注○趙曰莊子為丹青朱曰丹青志百姓豈

則藻緝王歆粉飾治具朱曰丹青志百姓豈

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

苟飛長纓朱曰陸士衡長纓麗且光○趙曰長纓者涼飈振

南岳朱曰南岳之子寵若驚朱曰老子色阻朱曰一金

印大朱曰刺史印綬也○趙曰周伯仁云與含滄溟清朱曰

真一作浪○趙曰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我多長卿病朱曰長卿司馬日

夕思朝廷肺枯渴大甚漂泊公孫城朱曰白帝城呼

兒具紙筆蘇曰陸士衡有客篇云有客遠方來過我漏蓬華瓦

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詞
庶幾知者聽師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病渴甫亦有是疾公孫城乃
夔州是時甫客居于此思慕朝廷未嘗一日忘君隱
几倚几也呻吟苦痛之聲乃為渴疾所苦字欹
傾病中書字橫斜也老苦謂謂道州春陵之依

偏側行字亦作偏側西征賦駢翼偏側
修輔曰賈畢耀一云德德行篇中

偏側何偏側修可曰卷之隘偏也
出西京賦駢羅偏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

鄰里間十日不見顏色一見顏色不異變樹枝
洙曰江淹古別離詩願自從

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棘洙曰古樂府
有行路難我貧無乘

非無足昔者相遇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洙曰二云
庸相訪又

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洙曰
周禮正長乃官之長也潘安仁寡婦賦

美不聞鍾鼓傳東家寒驢許借我定功曰七諫云駕驢
而無策方又何路之

周禮正長乃官之長也潘安仁寡婦賦
曰炯炯而不寢○鄭曰炯戶頂切光也

能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洙曰令郎丁切
一云已令把牒

還請假阮籍騎驢到郡元帝紀通籍注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
紀名字物色緣之宮門省禁相應乃得入也武后時太李生請急

視之右亦省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洙曰一
作神拳拳

服膏拜失之矣注拳拳奉持之貌也憶君誦詩神凜然卒

夷始花亦洙曰一
作又已落蘇曰韓文公感春詩辛夷花高最先
開辨證云此花江南地暖正月開此

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
鄭元成嶼故人飲辛夷花下曰昨日方開今日半落人生有酒不

飲何為○趙曰今之木筆花也本草云正月二月開花既
落而無子夏秋復看花言花之開落所以顯人之易老

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師曰祿山以來京城蕭索
百物踊貴何獨酒乎用以

酒貴為苦傷時之意於此可見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斟恰

有三百青銅錢洙曰宋鮑昭行路難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
恒有沽酒錢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三貴賤委

皇天世說阮籍謂王戎曰偶得一斗美酒當與君共飲○趙曰真
宗問近臣唐酒價眾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每斟三百上問何以知

之丁引此詩以對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

朱曰時不我與而不知老之將至也

霜凋碧樹作錦樹

朱曰木葉經霜相而紅故若錦然

萬壑東逝無停留

聖賢之傷時者莫不寓意於此孔子所以有川上之嘆

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

住青丘

趙曰東郭夔州之郭也老人入公自言

飛書白帝營早粟琴瑟几杖

柴門幽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驥跛足隨釐牛

朱曰天馬隨釐牛喻

君子而陷小人。趙曰草枯則無以充天馬之飼與釐牛無異矣釐牛蠻中牛也

自古聖賢多薄命

朱曰伯夷之餓死孔子之棲棲顏回之夭孟軻之坎切皆薄命之聖賢也

故國三年一消息

蘇曰王粲一別三年不

之起所取侯者皆屠估刀筆之人

蘇曰王粲一別三年不

淚落哀 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僕情踪

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

兒狐白裘

朱曰五陵漢帝五陵也言當貴者賤當賤者貴是皆傷時也。夢符曰右按史記秦囚孟嘗君昌說幸姬

來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直千金以獻昭王有客能狗盜入秦宮藏盜得狐白裘獻之遂得歸齊矣又札士不衣狐白又王褒講德

非千金之裘 生男墮地響齊力生女富貴傾邦國

趙曰傳行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也生男有齊力之故可以月武致功

則一生之間所取富貴傾動國家與美人容貌一顧傾人城再顧

傾人國 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朱曰天下邪得志。蘇曰衛青末濟時為人隸御南郭先生曰天下風塵未

息使此兒掃亦得。師曰日極歲暮皆傷老之將至而歲不我與

也樹以霜壓葉紅若錦然萬壑東逝無停留亦孔子嘆川逝之意

此青丘乃夔州地名非洛陽之青丘也東郭老人前自稱飛書白

帝謂有所詩焉也天馬跛足隨釐牛喻君子失所而混居小人之

亂世貴者反賤賤者反貴如小人徒有齊力動取富貴蓋以天下

所

嚴氏溪放歌

彥輔曰時郭英入代嚴武鎮蜀麓暴不能容甫故有公卿獨驕之作

天下甲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

度洙曰成都在劍嶺之南邊頭公卿仍獨驕趙曰此謂君邊之守臣也謂之獨蓋有跋扈不

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洙曰此詩譏邊臣顧望不為朝廷憂也趙曰

費費心姑息特一役耳何補於事哉禮記謂小人之為朝廷憂也

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師曰昔周公吐握待士今公已糞土矣

况我飄轉無定所洙曰時甫方避地流徙無所依

終日慊慊忍羈旅鄭曰概目切痛也秋宿霜溪素月高喜

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質倦從此將身更何許

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鮑曰永泰元年公在成都夏嚴武卒

郭英又代為節度苛暴不能容公故公在東川所謂東游西還力質倦之句

趙曰楚辭傷美人之遲暮此未句傷歲晚矣欲服

餌長生之藥也。師曰甫意欲暮年與嚴氏同隱溪故云

虎牙行洙曰虎牙灘名也嶮絕蕭銑儻江陵日屯兵于此後常為屯成之地鮑曰虎牙山名盛

引引荆州記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荆門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楚西塞也

秋風歛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

迴虎牙銅柱皆傾側洙曰虎牙銅柱並難名言江漢之間亦未寧靜也虎牙屬南郡山名見後漢志

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巒窈窕窅溪公異杜鵑不來猿狖

寒洙曰杜鵑山鬼幽憂雪霜逼楚老長嗟洙曰楚九歌

憶炎瘴洙曰以慘急所以憶三尺角弓兩斛力洙曰弓短而勁力不

能勝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洙曰時多漁防戎也

陽突騎獵青丘洙曰錄山之反皆魚陽突騎犬戎鏢甲聞

丹極洙曰大戎吐蕃也丹極帝居也時吐蕃陷京師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戎誅

求寡妻哭

洙曰夫征役在外故多寡妻

遠客中宵淚添臆

蘇曰頓請值相帝政弱大

臣持權語徐庶曰遠客聞此不覺中宵橫淚流臆如

負新行

魯曰映民男為商女當門戶坐肆於市墨磨

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其習也

夔州處女髮垂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

售一生抱恨堪嗟嗟土風坐男使女立

趙曰陸機詩土風清且嘉

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

趙曰晉傳玄豫章行曰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今公詩却云女當門戶也

至老雙鬟只垂頸野

花山葉銀釵並勸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

洙曰鹽井有鹽井

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

山女麗醜何得此

洙曰一云北

有昭君村

師曰售賣也鹽井婦人當門戶

或負新販鹽以自給其女麗醜可知○蒼舒曰右按歸州圖經王
鵬字昭君漢紀注云南郡秭歸人待詔掖庭元帝竟寧元年匈奴
庫韓邪單于來朝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匈奴閼氏按樂府
解題云帝後宮既多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
有十萬少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及後匈奴
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當行及入辭光彩射入棟動左右天子方
重失信外國海恨不及窮按其事畫工杜陵毛延壽為人形老小
必得其真陳敞劉白翼寬並工狗馬人形不逮延壽楊杜煥青尤
善布衆色皆同日奔市漢人伶昭君遠嫁為作歌詩始武帝以江
都王建女為公主嫁烏孫王昆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
之思其送昭君亦狀晉文王蓋昭君故晉人改為明君石崇有妓曰
綠珠善歌舞以此曲教之而由製王明君歌其文悲雅我本漢家
子也是也琴操載昭君王嬙女端正閉麗未嘗頰門戶穢以有異人
求之不與年十七獻之元帝帝以此遠不幸備後宮積五六年帝
每遊後宮昭君常怨不幸後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昭
君乃盛飾而至帝問欲以一女賜單于誰能行昭君越席請往
時單于使在旁帝驚浪不來昭君至單于大悅遣使報送白壁一
雙駿馬一疋疋胡地致賫之物昭君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
歌曰梨葉萋萋其葉黃有鳥處此集于芭桑父兮母兮道路脩長
嗚呼哀哉憂心惻傷單于既死子連立昭君謂達曰將為漢將為
胡曰將為胡於是昭君伏毒而死單于舉國葬之胡中多白草而
此家獨青前代詞人為歌詩以吊之悽怨者不一鄉人思之為之

立廟廟之中有大拓圍六丈五尺披葉翳鬱出於故臺之上及有
鳩練石長二丈闊五尺在廟側溪中即今香溪也朝今屬興山縣
樂府與琴操所傳
不同故並載之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鄭曰少富豪有

錢駕大舸鄭曰如貧窮取給行艤子鄭曰艤音葉

○洙曰峽人富則為商樵貧則為人操舟以地居山水之間齊巽

船大者謂之舸艤小舟言輕如上葉也小兒學問止論語蘇曰王衍云家中

兼但論語而已何必奇字為見舊注大兒結束隨商旅款帆側拖入波濤

鄭曰極持可切正船木撒旋梢瀆無險阻鄭曰旋隨戀切。洙曰撒朝

發白帝暮江陵頃來自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洙曰

一作怒歸州長年與最能洙曰峽人以操舟人為長年。趙曰言行瞿唐峽頭虎鬚灘甚

易也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踈北客洙曰左傳南風

錯項羽氣量窄悞識見卑凡恒能亂秦而無奪秦之策若道土無英俊才何得山有

屈原宅洙曰屈原有宅在歸州。定功曰後漢郡國志秭歸注

石為屋基分地名樂平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肅宗昔在靈武城洙曰祿山之亂肅宗即位靈武指揮猛將收咸京洙

言用兵也。趙曰天寶十五載九月肅宗自冕奉皇太子即皇帝位是為肅宗明年九月復京師向公泣血洒

行殿洙曰天子在外故曰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趙曰平乾坤非獨

佐佑之也向卿無所考其名逆胡冥冥隨烟燼洙曰消滅如卿家兄弟

功名震麒麟閣畫鴻鴈行洙曰言兄弟俱畫像於麒麟閣也紫極出入

黃金印尚書勳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洙曰祖謂

趙曰尚書鎮荊州言李之芳也繼吾祖則公自言杜預也預在晉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師曰尚書指尚烟之父珣鎮荊南昔向秀繼杜預節鎮于此故云繼吾祖

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

端午向御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

也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

醉歌行

神仙中人不見得

氏之子才孤標

整翹當雲霄

吳顧文學

長安在雒陽之西故前漢謂之西漢杜公長安杜陵人也

李之芳

言

朱曰贈公安少府請顧八題壁

趙曰世說王恭美姿儀管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曰得真神仙中人也

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

君不見東

君不見西漢杜陵老

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

為君掃

是日霜風凍七澤

照街赤壁

酒酣耳熱忘頭白

歌主客

白絲行

為君掃

白頭

白頭

白頭

白頭

朱曰甫為詩請顧為也蘇曰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酣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辭翰雖不如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理是也辭翰俱美趙曰公自言詩家之詞與顧君筆勢之翰升顧少府之堂各為之一掃也

朱曰施黔烏亦黃之域也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

朱曰揚輝曰酒酣耳熱聲鳴鳴而歌秦聲修可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日遊與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忽然不自知其樂

朱曰一本云醉歌行歌主客趙曰主則顧少府客則公與顧也師曰詩家甫自言能詩筆勢拍顧况善為

朱曰披唐史實懷貞右相德玄之子少敦儉不為豪侈事後娶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夫人

朱曰安少府顧氏請碩文李題于公壁故云詞翰升堂為君掃忘頭白甫下以老邁為辭歌主客發揚主客之德也

朱曰披唐史實懷貞右相德玄之子少敦儉不為豪侈事後娶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夫人

朱曰披唐史實懷貞右相德玄之子少敦儉不為豪侈事後娶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夫人

朱曰披唐史實懷貞右相德玄之子少敦儉不為豪侈事後娶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夫人

朱曰披唐史實懷貞右相德玄之子少敦儉不為豪侈事後娶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夫人

朱曰披唐史實懷貞右相德玄之子少敦儉不為豪侈事後娶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夫人

白一為所染喪其素質君子之行一為眼人所汚求其向之所謂潔白者不可得矣

綵絲須長不須白

鄭曰綵蘇曹切繅繭為絲。趙曰須長不用而巳不必白而後受采也。越羅蜀錦金粟尺。宋曰札記夫

且以之為舞衣則須長以足

越羅蜀錦金粟尺

宋曰札記夫

寸帝詔羣臣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似。趙曰越羅蜀錦天下之奇紋也。金粟尺邊幅尺度之足也。尺以金粟飾之富貴家之物也。此何遜詩所謂

金粟裹搔頭是矣

象床玉手亂殷紅

鄭曰殷烏閑萬草千

花動凝碧

宋曰孟嘗君至楚獻象床直千金。公孫成諫令勿受。乃止。趙曰言越羅蜀錦積在象床之多。玉手擇取

之則殷紅之段相亂矣。乃草手

已悲素質隨時染

下鳴機色相射

鄭曰食亦切。宋曰漢紀童子魏昭謂郭泰其可以黑古詩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趙曰素絲既染則織為羅錦故曰色相射。鮑照雜詩復鳴機美人細意

熨帖平

鄭曰髮紆勿切。火展帛也。裁縫滅盡針線跡。趙曰此詩句言

春天衣着為君舞

蝶飛來黃鸝語

趙曰鮑照白紵

情隨風照日宜

宋曰前漢郊祀志逢只輕幸

輕可幸而仙去

香汗輕塵汗顏色

黃曰瘦肩吾曰桃紅柳絮白

宋曰此言舞之能其身之

宋曰一作香汚清塵以顏色

許

清為正古詩空牀委清塵也

開新合故置何

古詩云新人工織練故人

許

持此素新人不如故

宋曰此言舞之能其身之

新故言開新者矣而合故

君不見才

黃曰崔輔國詩云妾有羅衣

士汲引難恐

堪着亦以言新而用之故

懼棄指忍羈旅

宋曰郭泰機杼傳咸詩皎皎白素絲織為寒

曰今懷首為韋氏楚客之所汲引雖得爵祿亦
公論之所奔忍何故甫託意於懷貞以戒後來

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尚孩宋曰魯昭公十五而猶有童心老子若嬰
兒之未孩聖人皆孩之。趙曰孩者可提

之童也十五乃志李之時心未免於孩故云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

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蘇曰舊本作
即今年才五坐

六十曾直云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一師曰此詩作於上
元元年辛丑是年在蜀年四十九歲詩云已五十幸大數然

卧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師曰主人指郭英義英
義鎮成都南客依之哭

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

舊四壁空宋曰相如家
居被四壁立老妻觀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

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蘇曰班超幼年每索飯稍遲即叫
怒父曰此子異日當為万户侯後

果如其言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趙曰李陵書男
兒生無所成名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

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宋曰天寶中明
皇朝獻太清宮

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

堂宋曰新唐書南獻賦帝高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按
開元十三年改集賢殿為集賢殿麗正殿書院為集賢殿書院

院內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上為直學

士禮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矍者如堵墻

往時文彩動人主

此日飢寒趨路傍宋曰時權甫為京兆兵曹會祿山亂甫逃
歸與時不合後寓同谷採橡自給男女

面輸心背面笑宋曰時甫依嚴
武幾為武所殺寄謝悠悠世上兒不

爭好惡莫相疑師曰甫嘗於天寶十三年乙未獻三大禮賦
其大略云臣生陛下淳朴之俗四十年矣時

年四十三賦入蓬萊宮天子命宰相試文章一日贊駟乎天下如
堵齋言列看之多也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人主謂玄宗也甫
出為華州司功屬關輔飢奔官去同谷自同谷入蜀飢寒奔走故
云邊路倏年少指嚴武也甫與武父嚴挺之素善武時年尚少鎮
成都甫往依焉故云晚將未契託年少甫嘗醉登武床顧目曰嚴
挺之乃有是兒武憾其片父各拔劍將殺之賴武母救止乃免武
與甫由是有隙故甫譏其不以誠相待而有是
作白居易嘗作蜀道難亦為甫而有是篇也

短歌行

司直 贈王郎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

修可曰史記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召朔時坐席中酒酣

據地歌

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椽樟翻風白日

動 蘇曰吳郡賦木則楓

鯨魚跋浪滄溟開

者吳郡賦長鯨

也 蘇曰張華遇會經於滌水華曰且脫

徘徊 蘇曰張華遇會經於滌水華曰且脫

西得諸侯棹錦

水 蘇曰錦水

欲向何門跋珠履

趙曰孟嘗養客三千皆珠履

蜀江也

趙曰鄒陽云何門而不可

仲宣樓頭春已深

蘇曰仲宣王粲也 有樓在荊州 趙

青眼高歌望吾子

白眼以重輕人

眼中之人吾老矣

蘇曰刺史古之諸侯甫欲依之為門下客

如仲宣之依劉表望其青眼故去青眼高眼望吾子吾子指王司

直眼中之人謂甫素善司直司直必念其衰老而眷過之甫與司

直飲司直酒相舞劍為樂謂甫云吾能拔爾奇才使汝見用當出

如椽章之翻風如鯨魚之跋浪故甫承其意而有末章之觀望也

赤霄行

蘇曰嚴武一曲欲殺甫及章彝集吏於門武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舐觸

類故不相知不相

知而相從

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

序彼鷺鷥鷓鴣或凌青霄之際或託絕浪之外也玄圃在崑崙山

上之別名見葛仙傳翠羽金花則孔雀之毛羽如此晉左九嬪孔

羽之脩莖 江中淘河赫飛鷺銜泥却落羞華屋 趙曰

者鷓鴣也飛燕從江上來為淘河所疑意謂鷓鴣其魚而燕之歸
華屋之下負此羞耻街泥而却落也莊子言鷓鴣得鷓鴣鷓鴣過之
仰而視之

皇孫猶曾蓮勺困

材好孝宣帝紀帝初為皇孫高
材好孝宣帝紀帝初為皇孫高

日蘇也
具諳知閭里燕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侯常困於蓮勺箇中如淳
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橫十餘里鄉人名為箇中蓮
音輦勺

衛莊見貶傷其足

高無答齊人來招牽之弟鮑國
而之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
知不如葵猶能衛其足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
能先行言

孫衛作鮑
也少年則所見奪之子也棟壽所上諸葛亮集目錄凡二十
四篇而貴和第十此公所以託言不能和則必召奪矣

丈夫

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陵陵明日狂駕訪遠處曰君真高賢也不記細故自此密治○趙
曰此見公霄懷之軀落無悟感矣斯乃頗淵犯而不校者○漢文
帝與匈奴書曰朕與單于捐細故師古曰細故小事也○師曰博
物志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有如雲霞其色無定人怕其尾有
金翠五年而後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四月後凋隨花
葉俱衰南人取其尾挫刀蔽於叢竹潛隱之處伺過急剪之苦不

即斷回首一顧無復光彩矣爾雅釋鳥鷓鴣郭璞注今之鷓鴣
也好羣飛沉水食魚浴呼為淘河孔雀與牛非其類猶君子小人
非其類不處小人反為小人中傷淘河飛燕街泥以汚華屋猶小
人居朝反為汚辱曾係鮑莊事已見內翰注語云君子相湯湯小
人長戚戚此用所以末章貴和而不記
錄其小怨也不然何以末章貴和而不記

去矣行

鮑曰天寶十四年歲次乙未公年四十四在率十
師曰此詩為嚴武而
作見後貧交行注

君不見韞上鷹

鄭曰韞古侯
切射鷹決也

飽則飛掣

鄭曰尺劉切

遠詩昔如韞上鷹容以盤中俟晉孫楚鷹賦韞青散戲田疇魏志
曰布天陳登來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曾見曹公言時將軍
譬言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
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布乃解史滑稽傳注韞臂捍也

堂上燕銜泥附炎熱

有吾詩可憐幕上燕古詩思為雙飛燕
燕泥巢君屋傳玄陽香賦燕銜泥於廣庭湛方生懷春賦燕銜泥
而來征附炎附勢也○趙曰如鷹之飽而高不孝燕之戀而附此
賢人義士不阿附

野人曠蕩無覩顏
鄭曰覩
他典切

豈可以在

王侯間

魯曰語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蘇曰江淹曰野人踈散

字出左傳野人予之云曠蕩者以言懷抱之閑曠也。有慙顏則能忍慙者公無慙顏豈肯畏於王侯之間乎。沈休文奏彈王源云明月映頭未試囊中食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玉齊則快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衝水氣鄭司農云玉齊當食玉屑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兩師服水玉以救神農能入

少自燒前漢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在長安木玄虛海賦神山綉

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指得饒黑者

亦盛盛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推七十枚為屑日服

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

等得其琢為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玉經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

不禁節之又加之好漣損志及珠篤謂妻子曰服玉拜居山林排

尸躄必當有異勿使陳瓚吞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

盡執預得停尸四宿而躄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

閉常謂之曰君自言食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也言訖齒啓納珠

因虛囑其口都無纖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

數斗崇盛納諸棺中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鄭曰所矩切計也

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梁簡文帝詩輕薄出三河江淹詩子矜

怨勿往谷風銷輕薄阮籍平生少年時輕薄好弦歌。蘇曰陳暄

曰徐庾輩數輕薄兒恃勢作威福何必數耶。師曰甫之作此為

嚴武而作也甫與嚴武素相厚善及武鎮西川甫往依之常醉登

其床曰嚴挺之乃有是兒武杖劍欲殺之母教止夫武

始待甫甚厚今以小嫌欲殺之其輕薄如此何足數乎君不見

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洙曰史管仲少時與鮑叔

曰吾始困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

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

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

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

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

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

之天下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趙曰史載管仲曰吾始

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而

顯是貧交行則所主用在此矣公之緩急人所有而以有濟無交

友之道也雲固為雨矣雲有滄以淒凄而後與雨相和則雨所濟

者久雲氣不待施而雨則雨所濟者微今以翻覆手而雲遂為雨其俄頃可知矣管仲與鮑叔賈而獨分財利鮑叔弗爭則悠久每為片雲過雨之露巧乎

短歌行

魯曰送祁錄事歸台州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

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

洙曰古者有半年之交○趙曰經年

之中徒記君面而巳不得再相見也

後生相動

洙曰一作勤

何寂寥君有長才

不貧賤

洙曰陳平傳張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乎○趙曰嵇康云長才廣度無所不淹

君今

起拖春江流

鄭曰拖徒可切○趙曰拖所以行大舟也

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

達書賢府主

趙曰指言合州蘇使君也

江花未盡會江樓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五終

蘇詩
畫郵

